

奸漢

大游傳

集中

巨奸的罪惡

一百〇八個



南北京勵志出版社

上海大同出版公司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日

漢奸水滸傳中集目錄

七十二員地煞星

鎮三山黃信
 母夜叉孫二娘
 八臂哪吒項充
 神火將軍魏定國
 天目將彭坤
 花項虎龔旺
 錦豹子楊林
 紫髯伯皇甫端
 神機軍師朱武
 病尉遲孫立
 一枝花蔡慶
 石將軍石勇
 一丈青扈三娘
 打虎將李忠
 早地忽律朱貴
 笑面虎朱富
 鐵笛仙馬麟
 出洞蛟童威

(王蔭泰)
 陳壁君
 任援道
 葉郁芬
 劉郁芬
 楊揆一
 李長江
 顧忠琛
 周隆庠
 陳則民
 蔡則培
 趙叔雍
 楊淑慧
 陳之碩
 徐蘇中
 張蘇中
 朱履鰭
 廉隅

神醫安道全
 小溫侯呂方
 混世魔王樊瑞
 母大虫顧大嫂
 鼓上蚤時遷
 聖手將軍蕭讓
 操刀鬼曹正
 九尾龜陶宗旺
 摸著天杜遷
 鐵臂膊蔡福
 鬼臉兒杜興
 沒面目焦杞
 蕪天雷凌振
 鐵叫子樂和
 獨火星孔亮
 飛天大聖李袞
 獨角龍鄒潤
 活閻婆王定六

(黃其鵬)
 周化人
 郝麗莊
 李麗莊
 殷汝耕
 邵希濂
 吳希文
 吳用威
 張江威
 鍾任壽
 孫育才
 陳大悲
 宋復源
 凌德復
 孔憲節
 馮良節
 秦墨晒

漢奸水滸傳下集目錄

七十二員地煞星

雲裏金剛宋萬
百勝將韓滔
玉臂匠金大堅
金毛犬段景任
神算子蔣敬
賽仁貴郭盛
矮脚虎王英
沒遮欄穆春
白日鼠白勝
鐵面孔目裴宣
險道神郁保四
榮園子張青
病大虫薛永
金錢扇子湯隆
摩裏金翅歐鵬
火眼狻猊飛
錦毛虎燕順
喪門神鮑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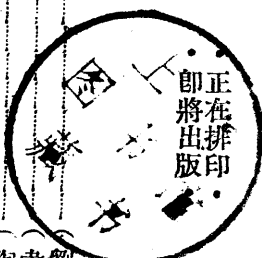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4 4465B

周樹人
傅君實
陳耀祖
顧澄
袁殊
郭秀峯
王家俊
王敏中
諸青來
吳頌皋
許頌江
邵鴻鑄
劉星晨
張鵬聲
鄧贊卿
徐仲仁
古泳今
章光耀

毛頭星孔明
小尉遲孫新
翻江蜃童猛
玉蟠竿孟康
通臂猿侯健
跳油虎陳達
出林龍杜淵
金眼彪施恩
聖手將軍蕭讓
白面郎君鄭天壽
青眼虎李雲
鐵扇子宋清
中箭虎丁得孫
白花蛇楊春
井木犴荆思文
醜郡馬宣贊
小霸王周通
催命判官李立



劉乃雲
韋孝潔
陶震生
王善熾
陸善熾
王慶材
戴愈之
卜愈之
張秉輝
王志剛
王五權
鄭仲敬
陳日平
殷再緯
葛亮疇
常玉清
盧玉清
吳世寶

漢奸水滸傳上集目錄

業已三版出書

餘書不多，請速補購

鐵天王晁蓋

(汪精衛)

小旋風柴進

(溫宗堯)

呼保義宋江

(陳公博)

美髯公朱仝

(王揖唐)

玉麒麟盧俊義

(周佛海)

花和尚魯智深

(江亢虎)

智多星吳用

(褚民誼)

行者武松

(丁默邨)

入雲龍公孫勝

(梁鴻志)

沒羽箭張清

(陳濟成)

大刀關勝

(高冠吾)

青面獸楊志

(李聖五)

豹子頭林冲

(梅思平)

急先鋒索超

(羅君強)

霹靂火秦明

(周學昌)

神行太保戴宗

(林柏生)

小李廣花榮

(岑德廣)

赤髮鬼劉唐

(倪道娘)

雙鞭呼延灼

(傅式說)

黑旋風李逵

(陳羣)

沒遮欄穆弘

(沈爾喬)

九紋龍史進

(趙毓松)

插翅虎雷橫

(鮑文樾)

撲天鵬李應

(郝鵬舉)

立地太歲阮小二

(陳皋)

浪子燕青

(彭年)

短命二郎阮小五

(凌霄)

金鎗手徐甯

(王克敏)

浪裏白條張順

(蕭叔萱)

雙鎗將董平

(陳春圃)

活閻羅阮小七

(李譔一)

拚命三郎石秀

(李士羣)

病關索楊雄

(顧寶衡)

混江龍李俊

(陳君慧)

兩頭蛇解珍

(夏奇峯)

船火兒張橫

(趙正平)

雙尾蝎解寶

(鄧祖禹)

漢奸水滸傳

(一百〇八個巨奸的罪惡)

下集

現已出版 (現已出版)

歷時六個月 (歷時六個月)

(全編力)

動員十位作家 (動員十位作家)

有根有據有聲有色 (有根有據有聲有色)



鎮三山黃信——王蔭泰

△吹牛吹得變成磕頭蟲

華北的漢奸，資格比華中者，可是臉皮也特別厚，這位孟羣先生，（王逆蔭泰字）就是這樣一個「老臉厚皮無恥」的人物，事變後好好的在上海當律師，偏不安份守己，眼巴巴趕到北京去做天字第一號的大漢奸，他雖然年過六十，吹牛的本領，大得可以，日本鬼子給他騙得團團轉，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日本降伏後，北京的漢奸，逃的逃，躲的躲，只有他還是依然故我，吹牛吹得更加有勁，他說他是爲救華北而來，國家一定會原諒他，何況自己還同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有一個祕密協定，結果，牛皮吹豁邊，只好愁苦着臉，走進監獄裏去。

王逆蔭泰，人稱王四爺，在上海律師羣中，也可以算得上一個頭兒腦兒的人物，生活相當優裕，就是不做事，也還有一口閒飯吃，不知如何，要過漢奸癮，經不起朱逆琛王逆克敏幾次三番來請帖相邀，竟把他邀到梁山入了夥，當他到北京去接受僞華北實業總署督辦的那一天，他的八十高齡的老娘，會百般的勸阻他不要做漢奸，辱沒家聲，敗壞門庭，使後輩兒孫，無面目見人，王逆竟不爲所動，他唯一的自信格言，就是下面兩句話，「准許你鬥打仗，不許我們和平嗎？」醜人醜語，令人齒冷。華北的實業，和華中的實業，還不是依樣畫葫蘆，稍有不同的地方，王逆比較還硬得起一些，他

登台以後，自己當然拼命的搜刮，金銀財寶，來者不拒，照單全收，但是對手下許多小伙計，管理得很嚴緊而又刻薄，北京有幾句歌謠，說他是一個吸人精血的大臭蟲，把北京老百姓的血都吸得乾乾淨淨，他最看不起華中的漢奸，有一次到南京去開會，回到北京之後，在日本人武田南陽辦的新民報上，公然大罵梅逆思平，他告訴人說，南京的梅逆，給他舔屁股，都不够資格，他成天吹牛，可是老百姓個個都在咀咒他，王逆帶給北京老百姓唯一的恩物，就是粗糲不堪，食不下咽的混合麵。

在他被捕的前幾天，有一位新聞記者，無意中看見這位寶貝，他還是吹牛，胡說一大套，這位朋

友，老實不客氣的寫出來登在報上，妙人妙語，應該抄一些下來，和本書讀者們共賞，下文就是王逆放的一大串連環屁，「我討德國太太，和人家姨太太翹妍頭，請你們不要再提吧，人生總是那麼一回事，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蔣主席說，不問職守，但尚行爲，所以國民黨來找我，是否有罪還難說，要是共產黨來，更沒有我的命了，我反對共產黨，在八月十日到雙十節北平日軍簽降之中，共產黨派人向我游說幾次，我都堅定的拒絕，要把華北的八大城市，完壁歸趙，送還給中央，」我們聽了他這些胡說的話，漢奸末路，只覺得他可憐，他這種歪曲事實的丑表功，想來搪塞國法，真是自說自話。

他繼任偽實業督辦之後，還過了幾天偽政務委員委員長的癮，上台後，手段辣得可以，把王逆克敏王逆揖唐的班底，全部解職，所以人緣壞得不能再壞，小漢奸造他的謠言，罄竹難書，當李宗仁將

軍剛到北京，他確有溜之大吉的計劃，後來因爲當局監視甚嚴，無法可施，自己曉得已成甕中之鱉，落得說些漂亮話，他譏笑王逆揖唐這般人，一個個裝病入醫院，惟有他才可以稱得上是一條好漢，坐鎮北京，決不臨陣退縮，所以他在未被逮捕以前，放着汽車不坐，常在琉璃廠一帶曠方步，他的用意何在，真是令人莫明其妙。

前幾天上海報上，不還有過一條很注目的北京專電嗎？說當地的大漢奸在偽聯合準備銀行總裁汪時璟的私宅，給軍警一網打盡，當場有幾個人跪在地下要鴉片烟，還抱頭大哭起來，其中之一，就是王逆，吹牛吹得變成磕頭蟲，狐狸尾巴大顯原形，老百姓猶如服了一劑清涼散，上海方面，王逆參加經營的商業，有好幾處，他們的論調，都一致認爲王逆罪不容誅，因爲他的環境，可以舒舒服服在家裏做老太爺，爲何偏要掀風作浪，禍國殃民，法律決不能寬恕這位吹牛的大漢奸。

母夜叉孫二娘——陳璧君

△老太婆做的沒本錢生意

陳璧君拿偽元首太太的資格，嚮官實爵，立起「公館派」的門戶，廣招羽黨，老汪對於這個癩嘴老太

婆，（陳的綽號）敢怒而不敢言，母夜叉愈加肆無忌憚，她的行徑，兇狠惡毒，和孫二娘開黑店有何分別，做的是沒本錢生意，害人害己，終於難逃法網，靜候國法的制裁了。

當僞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南京開全體會議的時候，委員裏面，一共有兩位女太太，一位是會仲鳴的姐姐會醒，另一位就是後來被僞政府官吏送她「老太婆」渾號的汪兆銘太太陳璧君，新聞記者，發現了這兩位寶貝，如稀世奇珍一樣盤繞着她，她開始發表宏論了，報上第二天用大字標題刊出來，當中最扼要的幾句，她說，「汪先生是救國救民，才來做這個和平運動的，決不是想發財，他在重慶的地位，已够崇高了，試問他貪圖一些什麼呢？歸根結底，還不是希望和乎，希望救國」，她這一套話，當時的確會博得一批理底的喝采聲。

她是一個工心計的人，曉得在這個萬人唾罵的局面裏，應該替自身打算，一個人既經走錯了路，素興走錯到底，開始佈置她的黨羽，親姪子親外甥乾兒子乾女婿，由他一手把他們分別佈置位居要津，陳耀祖長粵，陳春圃任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長外交，都是她得意的傑作。她空下來的時候，就成天躲在雙照樓裏干涉老汪的行動，特任官要想外放，或者需要遷調一個較好的地位，必定要走她的門路，否則，休想成功，老爺答應了，老太婆可以推翻，我們拿兩樁事說來，可以看出老太婆的權威

，有一次老汪內定岑德廣繼了默邨之後，出任交通部長，第二天變卦了，把岑改爲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還有一次全國禁烟總監要發表了，結果因爲和公館裏面條件講不好，沒有人敢接受這個差使，上面這兩個例，千確萬確，外人不曉得的，還屈指難數，老太婆要錢的胃口，大得真是無以復加。

她有一個好處，就是關懷桑梓的心非常情切，只要稍爲有一些閒空就坐飛機跑到廣州去，老汪圖個耳根清靜，也落得不聞不問，總計她參加僞組織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廣州居住的，什麼慈善義舉，救濟窮人，散去她的造孽錢很多，當老汪病篤的時期，她在南京調度一切，中央醫院的醫生和女看護由她親自率領，派去十幾個人，但是老汪氣數已盡，藥石無靈，雖有扁鵲復生，亦乏回春之術，老汪死了，她把喪事辦完，又悄悄回到廣州去了，所以最後被捕的地點，也就是在廣州。

陳公博登台，公館派失勢了，母夜叉只能降伏床頭人，不能降伏一個陰險刻毒的陳公博，公館派支持的要員，一個個下台，陳君慧林柏生褚民誼來了一次聯名辭職的要挾，結果陳爲敷衍老太婆的面子，調褚長粵，調林長皖，總算使她舒了一口氣。

八臂哪吒項充——任援道

△八面玲瓏聖手

△偽府出色人材

封神榜裏的八臂哪吒，神通廣大，武藝高強，凡是和他交手的人，見他都覺得害怕，水滸描寫項充，就有那一種派頭，他能使面團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任逆援道，在偽府裏面，也夠稱得上是一員福將，人緣好，本領高，再加以他那副八面玲瓏的手段，連後台老板日本鬼子都佩服他，他做人的確不走歪路，全憑苦幹硬幹，才熬出他鐵打不破的地位，甚至頭兒汪逆都奈何他不得，不過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手下用的大批蝦兵蟹將，太不成體統，爲非作歹，敗壞他的門面，但在大體說來，他還是不失爲偽府裏一員良將。

維新記草創時候，設置了一個很別緻的綏靖部，僞部長一職，最初傳說是浙江人周鳳岐，不多幾天，周在上海亞爾培路遇刺，他的位置就落在任逆援道的身上，他的出身，不見經傳，倒是他叔父任鳳苞在天津金融界裏頗享盛名，記得維新記成立的那一天，梁逆當着大衆背他的履歷，說他過去歷任軍界要職，爲中國軍人模範，究竟是不是，就令人無從知道了，照他那一副外表觀察，雄糾糾，氣昂昂，倒有些軍人的派頭，他就職的第二天，就在新亞酒樓二樓把綏靖部設立起來，手下不要說是班底，連一個兵都沒有，少不得要日本鬼子替他捧場，東拉西湊，拉到一批烏合的隊伍，當時最有名的，

要算在太湖殺太保阿書的徐棧誠，他分別把這批人委爲司令，自己就在新亞酒樓和僞次長高逆冠吾，坐鎮其中，每天商量綏靖部的進攻策略。

兵總算有了一些，班底依然少得可以，於是開始拉夫，因爲他是宜興人，只要是宜興的親戚故舊去找他，一例全收，來者不拒，痔瘡醫生當參謀長，唱滑稽戲的當副官處長，毛頭小夥子當秘書長，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在僞府，背後爲人咒罵，的確在這批人身上，梁逆鴻志，那時最怕陳逆羣和任逆兩個人，其實他們確有了不起過人的本領，所以不到幾個月，任逆的地位，一天一天鞏固，潛勢力一天大似一天，到維新記還都南京，他和陳逆

，已成爲當時幕後最有力的份子了。

維新記的僞軍，經過了一年的努力，居然也成立了好幾個師，當時老百姓對於這些僞軍，影響太壞，實在因爲幾個帶兵的將官，出身太不高明，連帶任逆的名譽，也受了極大影響，汪記政府成立，任逆仗着他的兵權，分得了僞海軍部部長和僞軍事參議院長二席，維新記綏靖軍同時換了一塊招牌，改稱第一方面軍由他自兼總司令，後來陳逆羣在僞江蘇省主席任內大拆爛污，由他拿親家公的資格去替陳逆揩屁股，還代陳逆償還了三千多萬的虧空。

他做人從不得罪人，雖然算一個八面玲瓏的聖手，但是私心太重，就是他的缺點，他濫用親戚故舊，位居要津，不管資格够不够，中將少將，來上一大堆，這點極引起日本鬼子的不滿，他手下幾個紅人，如邵逆鴻鑄，周逆公懋在事變前都是天津交通銀行徐柏閣手下起碼的行員，連立正向右轉都不

會，忽然戎裝軍服，掛皮帶拿手槍，簡直活人受死罪，宜乎笑話百出，丟盡他的老臉，還有一個他受業的老師，名叫吳福康，年紀已屆不惑之年，他荐到梁逆鴻志那裏去做事，梁逆瞧不起這位昏聩胡塗的老者，僅僅給他一個三等科員，於是怒惱任逆，大罵梁逆不够朋友，立刻把老塾師召回來，馬上給他一個中將頭銜的處長，可憐這位中將連路都走不動，每天在辦事廳裏活現形，在這裏小事上面，看得出任逆的氣量非常狹小。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任逆知做漢奸的壽命不長，一到蘇州，就大行善舉，救濟貧寒學生，隱貧寒儒，慷慨私囊，有好幾千萬中儲僞幣，當得確曾博得一個「好」字，勝利後，閉門思過，聽說還替政府幹了幾件帶罪立功的事，敗子回頭金不換，受過他恩惠的人，都是這樣批評他。（編者註據日前滬報載任已於無錫被捕。）

神火將軍魏定國——葉蓬

△無智無謀一勇之夫耳

神火將軍魏定國，一勇之夫耳，葉逆蓬，亦一勇之夫，可惜勇中無智無謀，每每言過其實，和三國志上馬謖一樣，當他在武漢做警備司令的時候，何等威風，何等殺氣，偏偏不爭氣，吃不來軍人的

苦，掉轉馬頭，甘心附逆，他在偽府軍人裏面，倒不能算落伍，年紀也不算老，爲什麼意志這樣不堅定，真是令人莫明其妙，據說何總司令應欽，以前對他頗爲賞識，他大可感遇知恩，替國家出力報效，而計不出此，以至身敗名裂，囚居囹圄，噬臍莫及，偽府裏像葉逆這類人，多得如恆河沙數，真是可憐不足惜，咎由自取，怨着誰來。

記得在一本刊物上面，看見一篇關於葉逆本事的記載，上面說葉逆參加偽組織，爲的是要做還鄉黨腐乾的武漢警備司令，並且含有報復的意義，這種自作自話的奇突言論，恐怕只有漢奸才說得出口，天下無難事，只怕老臉皮，葉逆能够說上面幾句話，足見他面皮之老，老得可以，意識的淺薄，也淺到極點。

此公在汪逆偽政府裏的地位，在軍人裏面，因爲資格生就，殊不在鮑逆文樾，蕭逆叔萱這般人之下，他担任過好些偽軍職，如總參謀長，軍政部長之類，都引不起他的興趣，大概誠如上文所說，念念不忘於像武漢的警備司令吧，可是他去了不到一年，汪逆又把他調回來，他在南京攪了幾年，也攪不出什麼名堂，空擬一大推軍事計劃，無補於實際，日本鬼子對於葉逆這一類漢奸，防範得最嚴，不像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可以隨隨便便，馬虎一些，葉逆心猿意馬養不「家」的脾氣，那能拉待他住，見異思遷，靜極思動，恰巧偽府發表各省偽主席，應由軍人充任的決議，同時湖北偽主席楊逆揆一

，名譽不好，日本鬼子處處和他爲難，葉逆看准這個苗頭，努力進攻，有志者，事竟成，最後偽湖北偽省長一席，終於給他達到目的。

讀者還記得一九四四年冬季的某一天，正是他發表偽湖北省長的不多天，他和偽政府社會部長彭逆年，雙雙跑到上海來，假座一個酒樓，招待全上海的偽記者，他說爲政不在多言，只要對得起老百姓就行，他希望新聞界幫助他呼籲，讓上海的人捐幾個錢，救濟救濟武漢遭空襲流亡失所無家可歸的難民，他貴爲偽省長，老百姓怎敢違抗他的命令，少不得有大批發國難財的九頭鳥，一五一十，慷慨解囊，很快的就把他要的數目，湊足了數，他很滿意的帶了錢，飛到漢口，這還了得，這位大官兒，竟帶了錢來給我們老百姓用，真是包圍再世，老百姓這樣歌功頌德的騷着，使葉蓬高興得不得了，同時他目睹武漢兩鎮給美空軍轟炸得損失慘重，一片荒涼，他知道摸油水的希望很悲觀，不如改變方針，來買服老百姓的心，所以他見人就說，我到湖北來，是要救桑梓，是要救老百姓。

他是偽府裏怕老婆的祖宗，但是他偏生好色，聽說在湖北，他從前的臨時戶頭，時常跑到偽省府裏去找他，鶯鶯燕燕，多至十數人，他都很有條理的用錢把她們打發走開，他未始不想重溫舊夢，怕的是玉皇大帝，還是免找麻煩，在日本降伏以後，他在漢口鬧過一個大笑話，差不多人全知道，現在把他記在下面，作本文結束。

漢口有一個偽師長，名叫邱平凡，在勝利後幾天，奉到中央的委令，叫他帶罪立功，這位先生，生成老粗性格，不加思索，不問青紅皂白，派了一批弟兄，荷槍實彈，去把葉逆的老婆抓了去，還把

房屋貼上封條，葉逆那時恰巧在南京，聽了這個消息暴跳如雷，他那時也奉到中央帶罪立功的命令，於是撥轉馬頭飛回漢口，如法庖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又把邱逆平凡抓去，現在葉邱二人，都相繼落網，他們在監牢裏會面，一定深悔當初多此一舉，彼此一樣，何必捉你捉我，現在塵世？上面這一段笑話，是漢口來的朋友說的，大概是事實，聽說最近他的老婆已到了上海，出入交際場中活動，希圖減輕他丈夫的罪名，同時和一個朋友辦交涉，因為他在上海置的那座高麗洋房，被漢口偽商會會長李逆鼎安佔去，（李逆罪行下集記之）

天目將彭圯——劉郁芬

△一塊好材料葬送在漢奸陣營裏

馮煥章將軍手下的大將，劉逆郁芬確可算得上一員，當年他和鹿鍾麟張之江等齊名，後來窮途末路潦倒天津，經二爺鮑逆文楹的慫恿也甘心附了逆，論資格和學問，在偽府軍人裏面，他的確是先進，爲人性情過於爽直，不爲汪逆重用，漢奸幾個軍人頭兒，常有一句一致公認的論調，「劉蘭江太固執了，」其實他好也好在這個固執的身上，他與人無事待下屬最好，他真能做到同甘共苦的地步，馮煥章將軍當年不是以這種精神，馳名世界嗎？劉逆大概受了上司的薰炙，可惜幹的是漢奸行爲，爲人所唾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一塊好材料，竟在漢奸陣營裏，葬送他一生。

劉逆郁芬，字蘭江，是馮玉祥將軍部下饒將之一，汪逆組織偽府，他經鮑文楹這幾個落伍軍人慫恿，參加了漢奸陣營，最初担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終日無所視事，恰巧那時汪逆正在擴充偽府地盤

，想把勢力擴充到河南去，那時開封一帶駐防的國軍，（抗戰區）盡是馮副委員長部下，日本鬼子和汪逆銜人選，以劉逆最爲相宜！就放了他一個僞軍事委員會駐開封綏靖主任，他到了河南，頗得地方人士的好評，在開封不過二個月，和日本鬼子，相處得十分熱絡，「日本兵向中國軍官行敬禮」，劉逆認爲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件事，他在河南，還做過一件萬家生佛，歌功頌德的善舉，他向汪逆要了許多「合票」，救濟了太康縣遭水災成千成萬，無家可歸的難民。

他在開封，也替汪逆幹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孫良誠率隊來歸」，當時僞府着實熱鬧了一下，因此汪逆對劉逆逐漸信任起來，楊逆撥一調任湖北僞省長，所遺僞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缺，就由劉逆繼任，他爲報答知遇之恩，悉心擘劃，大有肝腦塗地，死而後已的氣概，他在三十三年春天，體力漸漸不支，由小病釀成大病，不到半個月，竟一命嗚呼，汪逆還做了十首「哭蘭江」詩記他。

劉逆除了當漢奸，認賊作父之外，私生活相當嚴肅，很少有令人非議的地方，我們接到一位讀者，寄了一篇他在僞總參謀長任內幹的把戲，作爲本文的結束，也未嘗不可，原文云，「劉逆蘭江，任

僞職後，對於僞軍事建設，十分努力，罪惡之大，對於政府抗戰，受影響之處甚多，茲將其犖犖大者，摘要錄出，（甲）關於僞軍事點編部份，一、河南信陽張啓黃原係和平救國豫皖軍，二、河南商邱張嵐峯，原係和平救國第一軍，三、河南南坪劉沿琨，原係和平救國第二軍，四、河南開封劉啓雄原係和平救國的第三軍，五、河南清化劉昌義，原係豫北保安軍，六、河南濬縣張威明，原係國軍第二十四路，以上均係劉逆一手包辦，點編成僞軍，（乙）關於僞軍事建設部份，一、僞海軍建設及指揮，爲海軍的編練，僞軍艦的設置，僞海軍軍區的劃分，二、強化僞航空署，三、僞綏靖區及機關的設立，四、籌備僞中央軍校等。」

他除盡忠於職守之外，很少管閒事，外面很少有關於他的消息，最起勁是有什麼慈善公益請他幫忙，他總毫不猶豫，樂善好施，岑逆德廣的帽子集例，（交易所投機）也有他的份，零敲碎打，積蓄不了好些錢，結果，給他一個貼身的小衛兵，席捲而去，當他死後，在南京昆廬寺開吊，漢奸們都紛紛議論着，「總參謀長這樣一個好人，身後竟這樣蕭條，真是天沒有眼」，在漢奸口中說出這樣的話，以他的地位而論，死後一貧如洗，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花項虎龔旺——楊揆一

△有眼不識稻和草 △錯把夜壺當茶壺

我們在第一集裏，不是說過汪逆的僞軍事班底，擁有五虎大將嗎？楊逆揆一，就是五虎中之一虎，不過這一頭虎，是一隻花老虎，年紀雖老，花描不堪，看見女人，尤如着蠅見血，叮住死也不肯放鬆，短短幾年裏面，這隻色情狂的花老虎，不曉得幹了多少次風流醜事，鬧得滿城風雨，盡人皆知，他是汪逆手下的軍事總參謀，可是平常既不參，又不謀，成天鑽在女人圈裏玩，把汪逆肚皮都氣痛，深悔有眼不識稻和草，錯把夜壺當茶壺，楊逆的神通大得可以，不但在漢奸羣裏，聯絡工夫做得好，連日本高級鬼子，都給他弄得十分服貼，你們看這隻花老虎的本領大不大。

當汪逆樹起僞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大聲極呼的找班底，軍人方面，報到的寥寥無幾，汪逆正在無計可施的當兒，楊逆搨出他那一塊掛過皮帶的招牌，前去投効，那有不入選的道理，在愚園路一三六弄，一羣落伍軍人，以他年齡最長，大家都尊他一聲老大哥，這一位老大哥，常常以領袖自居，把他從前幹過的起碼差事，常掛在嘴邊，向演說一樣拼命吹，二十年前，他在湖北河南的經歷，知道的人很多，豈可以一手而掩天下人的耳目，但是他為甚麼要這樣的做作，無非是「騙」而已，使得汪逆相信他，到南京去的時候，可以不勞而獲得一個較好的位置，果然，大炮放響了，汪逆竟給了他一個僞軍事委員會的參謀總長。

人面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們不要看輕了這隻花老虎，僞軍委會參謀本部，在一般人眼光中，尤其在日本鬼子監視之下，是一個極普通而沒有辦法的機關，可是一到他手中，死馬當作活馬騎，他可以把他變成一個發大財的機關，所有幹部的職員非親即眷，安排好了，馬上動手，恰如應了一句成語，安排打虎牢籠套，準備金鈞吊海鯊，他釣的海鯊，（鈔票）一來就是幾十幾百斤重，日本鬼子，對於僞官，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賜與，楊逆近水樓台，結交的都是大亨，統制品派司源源而來，楊逆日進斗金，變成巨富，他有一個姨太太的弟弟，名叫凌德源，就是專門替他負責找錢的人。

他一面找錢，一面還替汪逆想了許多絕子絕孫的主意，最重要的有兩點，都是危害國家的行爲，關於游說愛國志士，參加偽府，他做過許多點編工作，他偽說日本鬼子逼他這樣幹，他不得不如此，但是他在參謀本部設置的情報網，究竟是誰之咎呢？還不是想討好汪逆，好大喜功，據說他在情報網裏，各省市都派有情報員，刺探我政府方面的軍事秘密，然後供給日本鬼子做參考，這種死心踏地做漢奸的人，真是殺不可赦，在他任內，還主持過一個轟轟烈烈的建軍會議，凡是偽府範圍裏的軍人，都趕到南京參加，會整整開了一星期，忙得他不可開交，所得的結果如何，不過開上幾筆花帳，多揩油些鈔票而已。

湖北的偽省長何逆佩塔，因病出缺，楊逆率偽參謀部玩得够膩了，自告奮勇的向汪逆請求要到湖北去，日本鬼子更從旁鼓掌附和，事情那有不成，他興高采烈的把偽參謀部一批狐羣狗黨，原人原馬，又搬到漢口去，他一到任，就利用職權，大肆搜

刮，嫖賭兩項，更是每天日常功深，沒有幾天，他帶去的秘書長蔣某，（蔣自稱是政府地下工作人員）爲一個私娼，竟和他姨太太的兄弟凌逆德源鬧了一件極嚴重的爭風吃醋案，日本鬼子，立刻翻了臉，向他大起問罪之師，從這一次起，日本鬼子對他的信譽，一天一天的低下去，時常在雞蛋中尋骨頭，一個人那裏防得了許多，結果不安於位，飯碗掉破，一溜烟逃回南京。

楊逆有一個兒子，長得活像中國電影演員殷秀岑一模一樣，成天蒙着他父親一層虎皮，在外面胡作非爲，楊逆儘來的造孽錢，給他化去不少，聽說他回到南京後，痛惜幾個臭錢，在家步門不出，專做管兒子的工伴，後來還是人家看不過，替他做了一個媒人，把偽軍令部次長鄭逆仲敬的女兒嫁給他兒子，這個花老虎的防範，才鬆懈下來，他在家裏，怕老婆出名，在外面怕老太婆也出名，只要聽見某一件事有陳逆璧君軋脚，他一定喊吃不消，寧可鈔票不要，不必多找麻煩。

錦豹子楊林——李長江

△南京上新河的一個瓦匠

汪逆吹牛吹破，帶到南京的中央軍四十師，這一個人影兒都沒有，正在苦悶的當兒，忽然有李逆遣枝隊伍來湊熱鬧，怎不叫他喜上三十三天，格外要當他一件隆重的大事，據說「李逆叛國，完全是和他部下在唱雙簧，發動之初，頗有趕趕不前的模樣，經不起日本鬼子，愈逼愈緊，彈盡援絕，加以數萬健兒，能保全實力，將來報效國家，確是一條好辦法，這樣一來，把李逆逼上梁山」，上面這一段話，得之傳說，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不過李逆在偽府最後一年內，已經患了瘋癲病，長年睡在南京城南私寓裏，不能動彈，偽第一團集團軍總司令的事，不聞不問，那倒是事實。

三十年三月六日那一天，南京的新街口，國貨銀行大樓屋頂上，忽然升了一個巨型的汽球，懸掛着一條鮮艷觸目的標語，寫的是一「歡迎李總司令長江率隊來歸」，老百姓對這個名字不十分熟悉，所以也引不起多大興趣，不過偽府上下，立刻大起忙頭，整整騷亂了三四天，報紙用大字登載，滿街標語亂飛，汪逆還親自出馬，歡迎這位李長江上將，真是可以說上一句盛況空前了。

李逆長江年五十二歲是南京上新河的人，自幼家境窮苦，父母都是務農爲生，從小就脾氣好強，初學瓦匠不成，棄而從戎，他相貌生得兩眼凸出，雄壯非凡，真像一頭豹子，他父母也瞧自己兒子歡喜舞刀弄槍，蛟龍終非池中之物，所以讓他到軍隊中去求生活，他最初入伍的地方，鬍鬚是北洋第九鎮馮國璋的標下，初學工兵，他在營裏，仗着一股子很勁，勇勇異當，長官非常器重他，也是他該應要發跡，每次戰爭，只要有他的份，總是攻無不取

，戰無不克，由排長升起，升到中日事變，他已經是李明揚將軍部下一個大幫手了，蘇北的游擊工作，最使日本鬼子頭痛，聲東擊西，屢建奇功，日本鬼子，看見他們這般神出鬼沒的本領，既可不力敵，祇能智取，想盡方法，設了圈套，才把這位莽漢子，誑進南京城。

林逆柏生，在李逆未到南京的前夜，大事鋪張，歡迎這位蘇豫皖三省邊區游擊副總指揮來歸，第二天一早，大吹大打的把他接進了城，在傀儡的眼光中，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來參加和平陣營，真是汪逆的福澤不淺，所以在七日的下午，偽宣傳部召集全南京的記者，開了一個盛大歡迎會，這位率隊來歸的先生帶了幾個衛兵，准時出席，人疲乏得以，開口告訴大家，他是老粗，不會說話，記者們請他闡述參加和運的意義，和在蘇北剿共的成績，他不着邊際，說了幾句淡而無味的淡話，他相當幽默，開口聽命於汪逆，閉口聽命於汪逆，

把這些僞報人碰得啞口無言，他們滿以為在這次和李逆會見，可以滿載而歸，結果大失所望，怏怏而散，李逆在南京住了幾天，也就悄然的回到他的防地，泰州去了。

僞第一集團軍司令部，設在蘇北泰州，表面隸屬僞府，實際還不是各自為政，日本鬼子最贊成割治的方式，越把你們弄得五零四散，他越容易收獲漁人之利，李逆洞悉鬼子的陰謀，格外勵精圖治，把軍紀整飭得異常嚴密，這一來又觸動鬼子狹窄的心境，在南京加緊的搗小扇子，不是說李長江不穩，就是說李長江要反，消息傳到他耳裏，索興來一

個先發制人，鬼子吃了一些小虧，還是不敢怎樣難為他，汪逆軍事器密，老百姓那裏能夠知道真相，只看見報上一面說孫逆良誠來歸，一面又發表孫逆任蘇北僞綏靖主任，李逆改調僞軍事委員會委員，內容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恕我們不知，不敢胡亂瞎寫。他在三十三年正月，就解除兵權，在南京紅花地做他的寓公了，常帶着他極度近視眼的太太，戲院裏出現在，除了開銀行錢莊外，上新河的窮苦老百姓還受了他好許多周濟的恩惠，等到同年七八月間，外面傳他患了半身不遂的風濕病，以後就不再聽見他的消息。

紫髯伯皇甫端 顧忠琛

△爛泥菩薩跌進湯罐裏

龍頭渚上團團轉，這是形容無錫老鄉的一句俗語，當我們到無錫去游覽，在惠泉山看見一尊尊的泥菩薩，就聯想到顧逆忠琛那副尊容，無巧不成事，偏偏顧逆又是無錫人，不過他這一尊菩薩，也正如堵逆民誼一樣，是一尊爛泥菩薩而已，他在僞府裏，是最沒有出息的一個人，靠他賣弄老資格，騙騙飯吃，何況汪逆，對於一老一字，向來敬重，他在空閑下來，也歡喜談談醫道，不過沒有皇甫端那樣精通，這位老先生，也常發牢騷，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已屆於行將就木之年，能夠擔當什麼大事？

僞府裏，年紀最老，最沒有用，就要算這位顧

逆忠琛了，他仗着是國父的舊屬，當年從事革命的

功績，才够資格來吃這一份俸祿，汪逆因人而事，爲體貼老前輩，把他排在梁逆鴻志那裏，充任爲監察院的副院長，梁逆的脾氣，一向以陰世秀才出名，對於這一尊爛泥菩薩，到特別的敬重，院裏的大小職員，分出一半名額，給他安插，他也老實不客氣，把親戚朋友，像拖兒帶女似的搬進去，他自己對人，總是謙虛，說他老得不中用了，還是瞧你們年輕夥小子玩罷，一個人有自知之明，所以篤定泰山的吃了幾年安樂茶飯，後來梁逆鴻志遷調，他還正式升了偽監察院院長。

他的模樣兒，有些像九十三歲到上海唱戲的老鄉親，（孫菊仙）走起路來，已經有站立不穩的現象，手杖一時一刻不離，還需要一個人在旁邊扶持着，人老了，精神確實不濟，和他見過幾次面的人，他還是不知道名姓，向人請教，他從不坐汽車，因爲坐不慣，汽油的氣味，往往使他頭眩目暈，他有一個親姪女，在偽監察院的做小科員，人生得非常聰明伶俐，顧逆每天一頓中飯，向來在院裏吃，飯後就把親姪女叫到偽副院長室，替他捶捶背，打洗臉水，空下來，叔姪二人，談談家常，到也相當有趣。

顧逆做了幾年的偽副院長，天天九時上衙門，下午五時退值，從來沒有錯過一些，偽監察院的小

傀儡，把他恨得要死，因爲梁逆帶了姨太太，十天之中，難得有一天在南京，要是沒有顧逆頂着，他們可以像沒龍頭的馬，不受拘束，自由放假，顧逆那裏曉得這一套，後來還是姪女去打通關節，他承認裝傻，不聞不問，這一來小傀儡如脫韁之駒，來去自如，整個偽監察院上下不到十個人，有一次給梁逆回來撞破，大興問罪之師，認爲是顧逆管束不嚴，泥菩薩啞子吃黃連，叫他說些什麼，梁逆素來說話，是以幽默出名的，他在精神講話裏，告訴大家，不要欺侮顧老先生，須知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他這樣一來，顧逆也笑了，一幕緊張的鏡頭，就此緩和下去。

偽監察院，是座冷而又冷的冷宮，顧逆對於嫖賭，已經宣告無緣，落得坐坐冷板凳，好在到月又有花花綠綠偽鈔好拿，何樂而不爲，不過每月舉行的全體監察委員會議，就要把這位老泥菩薩忙得不亦樂乎，旁人一二個鐘頭可了結的事，他確非整天不可，委員們的提案，都要經過他字斟句酌的推敲，然後付印，梁逆好像故意和這位老朋友開胃，常把會議主席的任務推在他頭上，這一來累得他滿身大汗，連吃奶的力氣都全部使出來，小傀儡曾經傳出一個笑話，他們說只要看見泥菩薩在西園河邊團團轉，（偽監察院設國政民府舊址，內有花園名

西園) 就合該他們倒壽的日子到了。

汪逆歸天，梁逆馮志，收訛僞立法院，僞監察院無人逐鼠，陳逆公梅順水人情，把顧逆升做正院長，另外派了一個老頭兒後逆蘇中，繼任他的副缺

，二個老頭兒，把僞監察院攪得不知所云，大概顧逆陽壽已盡，不到一個多月，害了一場無名腫毒的病，一命嗚呼，他死後的定計，人家都說「爛洪喜跌進湯裏，貪圖些什麼，真是太不值錢。」

神機軍師朱武——周隆庠

△口似懸河語似流

△全憑舌尖運計謀

周道隆庠的神機妙算，在僞府裏面，可以稱得上一句，「惟我獨尊」，一口似懸河語似流，全憑舌尖運計謀，彌衡在打鼓罵曹裏面自稱自說的誇大自氣，就是替周逆在寫照，他在僞府混了幾年，實的是「一張嘴」，而且還是好一張「利」嘴，汪逆共有兩個傳「筒」，林道和生居其一，還有一位，就是周逆，他身影兒一時一刻，都不離汪逆的左右，他的日本話，確實講得夠流利清楚，連鬼子都常常翹起大姆，捧他是汪逆僞府裏說日本話最好的「一個話」，差不多連鬼子都說不過他。

娘娘腔，奶孃腔，羞答答的怕見人，要想說話，還沒開口，臉兒先一陣一陣紅起來，這位周先生，就是這個模樣兒。事變以前，王正廷長外交部時期，他的位置，担任的是亞細亞司司長，每逢和日本人有什麼交涉，總是一馬當先，奮勇直前，不愧稱得上是外交界能手，汪逆僞府，在南京揭幕，這位先生，居然不遠千里而來，作保駕忠臣，他講得一口好日本話，在僞府裏找不出第二個人，汪逆演講，非他不可，東擋西殺，南征北剿，不知立下多

少汗馬功勳，挖苦他的人，說他是憑那一條舌頭在賣錢，他也坦白承認是僞府最高級的「舌人」，他和陳逆春蘭，猶如楊延昭的焦贊孟良，每天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厮守着主子，大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氣概。

他混進公館派，完全是憑他舌尖做媒介的，汪逆自朝至晚，往訪的日本鬼子，起碼有幾十個，少不得要用周逆担任翻譯，周逆省得主子派人到處去找他，落得整天厮混在公館裏，他性情很溫柔，因

此獲得了老太婆的青睞，周逆一步登雲，實授了「御兒乾殿下」之職，從此乾娘乾兒子，叫得震天的響，乾娘有時肝火旺得可以，只要乾兒子在旁，老索子舞練衣一樣做些鬼臉，老太婆又會馬上轉怒為喜，周逆雖然在公館內大紅大紫，還是時常大發牢騷，他咀咒當翻譯那一天可以出山，眼看公館中出進進的人，一個個財發身發，自己和他們比起來，相差太遠，何況日本鬼子的鬼臉如看，性情又難捉摸，他實在不願和他們接觸，希望換一換空氣，他嘻皮笑臉，向乾娘討過好幾回差使，老太婆却没有答應，還是把他希東希西，依然做他舌人的工作

陳逆春剛走了，偽行政院秘書長的缺，立刻落在他的手中，他日文好，中文私底還差，少不得讓副手巫逆蘭溪代勞了，自己一仍舊貫，還是做汪逆

的舌人，外面傳了好多次，他要做偽南京市市長，但是始終沒有實現，不到幾時，乾老子病了，乾兒子少不得隨時在側，加倍盡他的孝道，汪逆易地治療，看醫院找房子，帶領偽中央醫院大批醫生和看護到東京，都是他親自出馬，結果乾老子一命嗚呼，乾兒子靠山拉倒，抱頭痛哭一場，幸虧他平常人緣還好，陳逆公持照樣復器重他，可惜好景不常，醜戲散離，他跟了陳逆逃到日本，給政府軍隊去抓了回來。

記得在了一本刊物裏，看見一段關於周逆的記載，說他嘗汪逆解決性的苦悶，被老太婆撞破，倒的確是事實，不過汪逆像不過是老眼昏花而已，根本無肉體之親，因為汪逆性的器官，早已不發生作用，這個人所未知的秘密，也是周逆洩漏出來的。

病尉遲孫立——陳則民

△六斤四兩險些保不牢

猴猴出把戲，越出越希奇，陳逆則民，在偽尉遲幹的活兒，的確是希奇而又希奇，靠太太裙帶關係，那樣耀武揚威，維新政府他在蘇州任偽省長，儼然是一個土皇帝，兄弟叔姪，狼狽為奸，（弟陳逆福民任偽高法院長，姪陳逆展如任偽省府科長）炙手可熱，老百姓焉敢碰他一下，劣跡昭著，雖沒有李逆士羣那樣狼惡，成績也還不錯，他年紀並不大，因為身體給酒色掏空，愈顯出他的老態龍

鍾，對於「死」，更加害怕待壽命，當李逆士要他頭顱的時候，嚇得三魂少去二魂一樣，防備了
好久，後來終於給他找到一個機會，脫出蘇州，跑到南京，四出求情，才把一條狗命，要了回來。

偽府獨多律師，而且還是些不見經傳的臭律師，陳逆則民，就是臭律師其中之一，我們未寫正文之前，先把他那副相貌介紹給讀者，你們也相信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個像陳逆那樣的醜人吧，陳逆則民，身材瘦長，恰如一捆電線桿，一臉猪肝顏色而且還是橫肉，眼大心狠，蓄着三不像兩片仁丹鬍子，說起話來，滿口蘇州腔，扭扭捏捏，令人毛髮一聳一竦都可以站起來，當他在蘇州任內，滿頭生了無窮疥癩，橡皮膏紗布把一個禿頭包得五在八門，有不認得他的人，第一次看見他，決不會相信他就是陳逆，還當是午廬王割髮的一個小妖怪。

維新政府成立，上海的日本鬼子，接受蘇州日本鬼子的介紹，把陳逆引着與梁鴻志，並且指明要部長的缺，梁逆和他初次見面之後，影像太壞，給他來一個不理不睬，陳逆轅門聽鼓聽了許久，有些不耐煩起來，又回到蘇州，搬出玉皇大帝同日本鬼子訴苦，觀世音菩薩，畢竟靈驗，不到幾天，維新政府果然發表他為首任的偽教育部長，陳逆上任那一天，還把那位寶貝日本太太帶到辦公室，他幹了十幾天，忽然向梁逆提出辭去拂袖而去，他辭職原故，表面是說身體衰弱，不堪勝任這一套老話，實

際還不是太太撒嬌的結果，她第一感覺偽教育首無財可發，第二不願他的寶貝丈夫關新在亞酒樓小房間裏，每天還要老遠的往江灣跑。

他的太太，真是不愧為一位高明的賢內助，眼看陳逆擔任的吳縣維持會長，幹不出什麼苗頭，又替他動蘇州設偽省府的腦筋，梁逆知道了這一回事，真是笑不出，笑不出，但是吃的鬼子飯，怎敢不聽鬼子話，好在那時的局面，每個人都是懷着五日京兆之心，資格學歷，從何說起，索興順着鬼子的意思，把偽省長的缺，送給陳逆，他回到蘇州以後，立刻在拙政園，大興土木，設置偽省府，同時把偽維持會一批老頭兒，都位置在他的左右，不是廳長，就是縣長，利權不外溢，陪起蘇州城門，大玩而特玩起來，老百姓處於淫威，一個個噤如寒蟬，把鈔票成捆捧進偽省府裏去，陳逆平地一聲雷，立成巨富，他的兄弟姪兒，也狠着發了一大筆漢奸財，（陳逆胞姪陳逆展如，在蘇州出巨金納女招待為妾，已成家曉戶誦的新聞。）

汪逆還都，這樣一個醜八怪，當然在蘇州站不住腳，請他滾蛋，本來已經沒有下文，太太又大顯神通，替他弄到一個監察使的缺，高逆冠吾，和他

都是維新派人物，還念舊誼，彼此客客氣氣，平安無事，等到李逆士羣登台，他仗着有靠硬的背景，到南京大說李逆的壞話，繪影繪聲，把李逆攻擊得體無完膚，老虎頭上拍蒼蠅，把混世魔王拍得大跳起來，揚言要借他的「六斤四兩」一用，這個時候，任憑陳逆再狠，性命要緊，「死蝦子翻紅」，只

好向南京幾個權威大漢奸處求援，總算李逆有好生之德，買了這一本帳，不過還是不許他住在蘇州，陳逆死裏逃生，落得安安穩穩在南京做他的偽監察使了。（編者按，據滬報載陳逆已於十二月廿四日，在蘇州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一枝花蔡慶——蔡培

△近衛文麿的跟屁蟲

一枝花蔡慶的老家蔡培，是一個實足的老官僚，世故深入習氣深，而且秉性比狐狸都狡猾，也是偽府裏一個傑出人材，他最初隸屬於梅逆思平帳下，辦事認真，處事精細，很得梅逆信任，梅逆爲要擴充勢力範圍，廣植黨羽，就把這位蔡先生抬出來，他在事變前，不過是孔庸之手下一員福將，可是他抱負不小，常以才子自居，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在偽府裏，官運也可以算有是最亨通的一個，做了許多美缺，可惜人緣不大好，終於不安於位，把他請到日本去。

蔡逆子平（培）他不是汪逆精衛的信徒，他到是日本鬼近衛文麿的跟屁蟲，開口，「近衛三原則」，閉口「和平反共，善鄰友好」，不怕聽的人肉麻，老是這一大套，他在事變前，和陳逆公博、周逆佛海、梅逆思平，都是老朋友，所以經老朋友的拉攏，在汪逆政府裏充一個二路角色，最初在梅逆工商部任常務次長，仗着老公事的資格，自然

游刃有餘，在偽部長紅得發紫，梅逆差不多把大小的事，全權交給他代拆代行，他做事有一樣好處，就是「按步就班」四個字，無論公事私事，一些不肯馬虎，上班下班，連一分鐘都不會返板，而且老於世故，富於政治經驗，梅逆在剛登台的當兒，的確需要一個好幫手，將來可以收指臂相連之效，所以立刻把他認爲心腹，視爲唯一的心腹大將。

僑南京市長出缺了，搶的人何止一二十個，當時的呼聲，以丁逆最最高，汪逆在雙照樓正在爲難的當兒，梅逆思平把夾袋裏的蔡逆子平，雙手捧了進去，過了幾天，這一個頭彩，竟給他打中了，蔡培的威風那還了得，當他走馬上任那一天，發布了洋洋數萬字的就職宣言，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荒謬言論，他說，「他做僑市政府市長，有一個最大希望，就是要實現國父的民生主義，要南京老百姓人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便宜的飯吃」他又說，「要有便宜的飯吃，只有和平反共」，他這種欺騙老百姓，抹殺事實的話，偏偏老天故意和他爲難，非但米不便宜，反而背道而馳，日漲夜大，如直隸之上騰，他自己不怨本專太差，還時常把一批糧食商人喊到僑市政府去大罵，說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糧價，其實老百姓囤積，固然是在所不免，但是大囤積家還是他自己，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開了一戶僑市銀行，把他親任的爪牙同鄉人蔣逆國珍，請去當行長，利用公鈔，作囤積發財的買賣。

維新政府在南京幹了一年，米價不過從十二元一担漲到二十元，蔡培做了一年僑南京市長，米價

竟漲到二百多元，老百姓每天都在咒罵，批評還是梁逆鴻志在這裏好，同時汪逆在雙照樓天天給日本鬼子爲收買軍米問題追得氣都透不過來，漢奸們畢竟會出花樣，提議單純組一糧食部專管糧政，該部成立，首由梅逆思平去担任一個短時期，弄得一場胡塗，結果又讓給蔡逆，他一上台，又是治標治本的財產數字反逐日增加起來，終於蔡逆在衆目昭彰，衆怒難犯之下，請他演蛋大吉，臨走的時候，連交代都辦不出來，難得顧逆寶衡和他是一隻襪套裏的人，答應替他揩屁股，才平安無事，他還歸罪於梅逆，說這個大爛污，是梅逆拆的。

梅逆對個這位膀臂，真可謂無微不至，僑糧食部倒台，照著這位朋友，僅得到了一個僑國府委員的空心大湯糰，心裏總覺得有些難受，於是趕快加連馬力，替他把僑府駐東京的大使搶到手，蔡逆就遠渡重洋，去做僑外交官了，他在東京，還是一貫作風，大拍日本鬼子的馬屁，最欣慰的，就是崇拜近衛，竟和近衛做了朋友，這是他引爲畢生最幸運的一件大事。

石將軍石勇——趙叔雍

△烏龜頭在上海大開黑店

漢奸羣裏面，得兩個申報的老記者，一個是秦逆墨西，另外一個就是本篇要記的趙逆叔雍，此公也是大小爺出身，偏生就一股鬼鬼祟祟的脾氣，明明做了漢奸，還要故意扭捏，自己洗刷自己，欲蓋彌彰，令人三日嘔，外界只知道他是汪逆偽政府陳逆公博手下的亨頭，殊不知「前漢」維新記老店，他早已登名入冊，而且榮任梁逆鴻志的高等顧問，因為他平日用鬼鬼祟祟的方法，掩藏得好，沒有露出破綻，即使有幾個熟人知道，也不致於壞他的事，他有一個極臭惡的綽號，名叫烏龜頭，何所取義，讀者自己去體會吧！

維新政府偽行政院幾位自稱詩翁的宿舍裏，每逢禮拜六，總有這麼一位不速之客，穿了一件布的長衫，在那邊高談闊論，此公是誰？就是本篇的主角趙逆尊嶽（叔雍），他那時業已受梁逆鴻志的禮聘，擔任維新記的高等顧問，所以他時常從上海趕到南京，和漢奸朋友們湊湊熱鬧，免得人家說他吃糧不管閑事，順便還可以看看一對寶貝女婿和女兒，（趙逆女婿譚逆仲將，為譚澤閔子，梁逆手下簡任秘書兼辦庶務事務）他來的時候，必定是輕車減從，一個人單溜，到了南京，還是那樣東躲西藏，任何方面都不接觸，其實若耍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漢奸的眼睛，比鬼都還要尖，何況趙逆並不是怎樣的陌生面孔，而且女婿在梁逆的帳下，任你秘密再保守得牢，終於西洋鏡拆穿，趙逆非但早已做了漢奸，並且是維新計一代的大功臣呢。

汪逆偽政府剛成立未成立以前，他就是汪梁兩方的牽紛，時而滬，時而南京，傳達雙方的意見，着實出了一番大力，汪逆論功行賞，送了他一個偽中央政治委員頭銜，還兼偽鐵道部的次長，他的偽委員資格，是以無黨無派號召，受偽府延聘的，自命無上清高，差不多的漢奸，那在他的眼中，偽鐵道部次長，在他心目中，更是不值得一顧，汪逆大才小用，氣得他成天捫紗帽，記得他在一個很滑稽的精神講話裏面，對偽部長傅逆式說，大肆攻擊，他的心中抑鬱不平，可以想見，他對公事方面，既然抱消極抵制辦法，對私事當然越走越積極之路了，他做人「油滑」二字，他是的特色，周陳兩逆，被他騙得服服貼貼，周逆老婆楊淑慧更是他籠絡對象，馬皮一五一十拍過去，果然，以後在公眾場所，或私人議會中，只要有楊逆出現，後面必定跟了趙逆

這樣一個跟屁蟲，他閒空下來，還伴太太們打打牌，吃吃酒，他的便宜，也就是在這個「閒」字上。

陳逆公博到上海，就任偽市長，偽秘書長一席，看中了這位「油滑」先生，他在陳逆面前，大吹其牛，他自稱老上海，三教九流，無人不熟，陳逆有了這樣一個好幫手，索興全權拜托，不聞不問，他遇事既可獨斷獨行，於是鳩集醜類，也樹起賣官鬻爵的黑店招牌，營私舞弊，無所不用其極，無論阿毛阿狗，只要鈔票捧得足，在上海圈內，想博得一個大小偽官兒是毫無問題，至於他對於上海人的貢獻，成績更偉大，烟賭娼三項，都有他的份兒，一個表面上看像文質彬彬的書生，會有這套了不起的本領，真是失敬得很，漢奸中有些看不慣的朋友，常常勸他懸崖勒馬，真等於對牛彈琴，終於在耿嘉基一案，牽涉到他，日本鬼子要他的命，他才曉得不是路數，帶爬帶滾，滾進了陳逆公博的大門，

躲了許多天，一直等到陳逆和日本鬼子，斤頭講好，他才敢大胆露面，但是偽市府秘書長的寶座，已經奉命讓給吳逆松舉了。

他驚魂甫定，性命剛從森羅殿逃回來，也不想轉別的念頭，好在手中有的是「有貝之才」，有錢萬事足，無官一身輕，還是過過舒服日子吧，偏偏汪逆死了，陳逆公博要他去做宣傳部長，愚公有所差遣，怎敢不遵照辦理，於是他又召集舊部，重作馮婦，雖然短短幹了幾個月，和林逆柏生比較起來，天差地遠，可是撈錢的手段，比林逆要高出萬倍，他自誇有鐵硬樣「石頭」般的黨背，怕着誰來？有人問我們，說他把嬌滴滴有了丈夫的女兒，送給陳逆公博睡，還有派人向各地報館經理要孝敬，有沒這回事，我們拿下面兩句話就算回答，豈不聞偽府漢奸呼之為烏龜頭乎，豈不見偽府漢奸名之為棺材裏伸手人乎，明乎此，可以恍然矣。

一丈青扈二娘——楊淑慧

△偽官薦頭店的大老板

周逆佛海的老婆楊逆淑慧，她的大名，恐怕全國婦孺皆知，人的相貌，生得一副蠢像，黑黑的皮膚，高高的個兒，每天搽粉弄姿，戴着一頭珠翠，俗人胎裏帶來的俗氣，一些都掩飾不了，他在年青

的時候，跟着周逆東擴西殺，南征北征，的確過了一陣牛衣對泣的艱苦生活，只要看周逆在自己做的文章裏面說，他老婆在日本養兒子，連想吃一些紅糖水，都撈不到嘴，後來還是周逆親自去當了幾本營，才得解決，偽府成立，周逆被譽爲「佛爺」，「執掌財政大權，鈔票予取予求，良機不可失，佛婆也跟在裏面渾水摸魚，久而久之，積聚四佈，周逆也只好眼睜睜的瞧着，對於這位「高頭大馬」的鄉下太太，也奈何她不得。

市上暴露漢奸醜行的刊物，對於偽府幾個大女漢奸，尤其是周逆的老婆楊逆淑慧，最引人注意，關於她的醜史，更不勝枚舉，大多都是說她愛吃醋，愛鈔票兩件大事，不過平心而論，一個女人，既沒有替國家社會出力做事的本領，能在家裏，試問她不吃醋，不拼命刮錢，對逆還叫她挾皮包上辦公廳，等周逆批閱公文嗎？明乎此，我們覺得這個摩登一丈青的所行所爲，倒是文章中所有的題目，並不覺得怎樣奇怪，因爲女人究竟還是女人，井底之蛙，能起多大風浪，壞事還是壞在左右一些鼻子上抹白粉的小丑身上。

陳老太婆壁着，經過一陣子努力，造成一個很天狼地的公館派，楊逆淑慧也經過一陣子的努力，造成一個無所不爲的「升官發財」大集團，當偽府自稱還都南京，周逆佛海勢力一天一天龐大，漢奸覬準這一條門路是康莊大道，在老爺面前，錢不進去的人，腦筋只好動到太太身上，何況周逆和楊逆，號稱患難夫妻，一朝風雲際會，太太耳提面命，怎

敢說個不字，楊逆初到南京，人頭不熟，只不過是跟着周逆到朋友家裏去酬應酬，日子一久，認識的人多了，無孔不入的漢奸，紛紛想盡法子去把結她，身邊的臭皮匠，好像紅頭蒼蠅，一堆一堆在糞缸上轉，女人何見識有限，經不起臭皮匠天在亂墮的發意，目的在替她開源找錢票，利人利己，還有什麼不幹，楊逆的罪惡，就一天一天擴演出來，直到偽府解體爲止，她的罪行，已經書不勝書了。

楊逆前那個集團，透透的說，根本談不到甚麼政治背景，無非是一個低官的大型者頭店罷了，店裏有的是招待員和跑街先生，像許逆江，孫逆耀東這些傢伙，還是趕碼自是街，大的前頭輪到楊逆思平，岑逆德慶這般人，有人估計他那昇春頭店的營業，真是日與月盈，每天上門的顧客，戶限爲穿，店老板財源駁發，黃金條子源源而來，丈夫外面賺錢，老婆家裏拆外快，佛爺佛婆，造反偽府天字第一號的大富翁，我們除在報上看見政府軍警在他私寓搜出金條一大箱以外，聽說關於中儲券的

事，楊逆還說過一句豪語，「老百姓不要鬧，實在沒有辦法，我們周先生會變賣家產來還的，」周逆的家產，能抵中儲券的發行額，其數目之浩大，真是算得上是財神爺了。

男女是沒腳的蠶，而且周逆又是竊玉偷香的能手，楊逆和周逆，雖然稱得上恩愛，但是男人的心腸，素來有沾紅門鬥的雅象，經不起美色野花的誘惑，常常會幹遺棄的把戲，一丈青少不得施展她的釘梢本領，不許周逆越雷池一步，在南京的人，常看見她帶了一個小蹄膀，人稱吳小姐的人，和周逆

同出同進，至於吳小姐與佛爺關係如何？則不得而知，據楊逆告訴人，說是女孩子的業師，女兒的業師，成天和東家形影不離，未免太滑稽，實際還不是太太派遣的監視大員。

她在上海市場裏囤積居奇，他在交易所裏操縱市價，都是些公開秘密，號稱「三公司」，她就是主人翁之一，她雖然是有錢了，心裏常鬧彘拉，第一是老爺愛嫖，第二是兒子不爭氣，第三是南京住的房子，遭祝融氏光顧全部焚燬，聽說她時常背着人流淚，一家幾知一家事，何獨一丈青乎？

打虎將李忠——陳之碩

△外號陳皮梅

△爲人重義氣

陳逆之碩，是周逆佛海的唯一的大幫手，周逆雖然担任偽財政部長，裏裏外外的大事，可以說全是陳逆一手經理，他的確不愧爲理財專家，每天坐鎮在偽財政部的次長辦公室內，風雨無阻的替偽府動腦筋，總計偽府從開辦到解體，各偽部的次長，不知更調了多少人，獨有陳逆有始有終，從開辦戲唱到壓軸，他爲人不善交際，和社會很少接觸，所以平生事蹟，知道的人不多，偶而從周逆口中說出，他爲人很重義氣，到將和打虎將李忠有些相像，他有一個外號，叫「陳皮梅」，大概是說他待人好，如同吃了陳皮梅，令人有津津回味的意思。

凡是在偽府財政部跑跑的朋友，大家都有一樣，醇厚，而且還和藹可親，他在事變前，在政治舞台異口同聲的感覺，就是陳逆之碩，持人接物，誠懇，裏，有小諸葛之右，尤其對於國民政府發行的公債

庫家，何時還本，何時付息，他能倒背如流，因為他在北京政府財政部裏，當過公債司的主管科科长，自從偽府開辦，他受周逆禮聘到了南京，擔任偽財政次長的職務，當時偽府財政，真如一另新開張的商店，樣樣都要重起爐灶，況且後台老板，把所有的財源，都擋了過去，要一件一件奪回來，真是難而又難的艱巨工作，周逆佛海，信人善任，把這個最難應付的事，放在他的肩上，可見陳逆的魄力了。

他的專職，既然無處可以着墨，我們不妨把他替偽府開闢財源的經過說一說，下面他發表的宏論，就是他當漢奸四年的成績，他說：「理財要訣，說來說去，總不外開源節流，不過有時宜於開源，而不宜於節流，有時宜於節流，而用宜於開源，這其間的奧妙，全在財政當局的調節整理，我們擔任計劃財政的同志們，費了長期間的研究，策劃應付，結果於開源節流之外，却注意到財政系統的必須調整，財政系統如不調整，源固然不能開，流也更不能節了，所以當時先就國稅中最重要的關鹽統三稅的統系，切實整定調整辦法，樹立基礎，用穩健的步調，漸漸邁進，財政狀況，日漸好轉，用度雖然增加，基礎確甚鞏固。」

陳逆在偽財政部，除了日常應該處理的例行公

事以外，還要兼管周逆的機密大事，偽府每逢財政有什麼革新計劃，總是由他一手經理，有條不紊的弄好，然後送給周逆批准，他身居小財神地位（漢奸稱周逆為佛爺，稱陳逆為小財神。）每天最苦的有兩件事，第一種是後台老板的糊猴風股難看，第二種是漢奸討帳的臉孔難看，後台老板偽財政顧問，派了一個蠻不講理的常川駐偽部人員，名叫大濱田，（小濱田是梁逆鴻志的譯員）時常和陳逆無理取鬧，很繁重的統計圖表，只要開口，立時立刻就要辦到，所以他一看見大濱田，就喊頭痛，至於偽府機密索帳的人員，更令他無法應付，追加預算，臨時借墊，周逆胡亂的充胖子答應人家，也不管庫裏面有沒有鈔票，大家都一齊去向陳逆去要，每逢月底幾天，他辦公室內高朋滿座，川流不息，全是伸出雙手，向他要錢的人，當時陳逆那副趾躄面孔，要是地下有縫的話，他一定會鑽進去。

「得人錢財，與人消災。」陳逆日常生活苦難然够苦了，但是實惠還是實惠，偽財部的外快，雖然分到他名下，數目不多，可是周逆每月塞在手裏的津貼，倒着實不少，（偽財部各方面運動費用，如偽銀行錢莊領執照一項，已很可觀），所以幾年以來，他雖未成巨富，但也够他過一輩子，珞珈路私宅裏的富麗起居，就可以證明他的一切一切了。

，他對上海的人緣很不壞，我們記得當上海股票風潮鬧得最凶的時期，周逆擺出官架子，設了一個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即由陳逆擔任，他每星期到上海開一次會，開會以前，雷聲很大，開會以後，雨

點很小，山人自有道理，陳逆也看在錢的份上，和交易所主持人訂了一個君子協定，唉！錢可通神，何況陳逆還是著名的小財神爺呢？

旱地忽律朱貴——徐蘇中

△嫖女人嫖到孔廟裏的老騷

旱地忽律這個綽號怪得可以，有些兒不知所云，我們把他拿來比擬徐逆蘇中，覺得是再適當都沒有，偽府裏的人，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要算這位老頭兒，最莫明其妙，成天不知所云，作了一些甚麼事，恐怕他自知都不知道，汪逆不曉得那裏去覓了這樣一件寶貨，恐怕打燈籠遍地去找，都找不出，他在南京，每一分鐘都以老國民黨姿態活躍於人前，也可以說每一分鐘都在製造醜劇，一批偽官那一個看得起他，背後攻擊他體無完膚，這種人配做我們文官的表率嗎？還是早變雙腿一伸，鑽進棺材裏去好，汪逆也明知這個寶貝不得人緣，但是又可憐他，同情心人人皆有，所以一直沒有換他的座位。

「烏衣巷」「朱雀橋」，都是南京的名勝地點，當年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艷事，流傳給後世人們嚮往，現在呢？都成了過去的陳跡，朱雀橋變成普通一座洋式的橋，平淡而無奇，烏衣巷，竟變成連一部人力車都走不過的小巷了。徐逆蘇中，位居偽府文官長，就住在這一條小巷裏面，漢奸們都引為奇譚，難道以他的身份，在城北住宅區，找一所

房子，都無辦法嗎？却偏歡喜住在這條又骯髒又臭的小巷中，他的回答很妙，他說這條巷饒有詩意，古色古香，足夠一個人的流戀，這種怪脾味兒，從何說起，在他還津津有味，糟踏他的人，送了他許多很有趣的單條，什麼「鶯燕比鄰」呀，「領袖翠芳」呀，他的左左右右，都是樂戶人家，巷裏的妓女，對於對個老頭兒非常熟悉，當他坐在包車上可

叮嚀，拉出巷去，她們常有很風趣的言辭諷刺他，「老騷又出去現世去了。」

他進出都是以包車代步，不是他不坐快似風雲的四輪車，實在那條小巷無法容這種摩登化東西通過，他每天到辦公廳很早，偽文官處有什麼新猷可獻，空下來就邀集幾位下屬在他房間裏嚼牙巴兒，自稱對於革命有相當功績，這一次不是爲汪主席精神所感召，決計不願參加和平運動，嘖嘖聽他吹牛，當面並不拆穿他，背後清他的底細，殊不知此公未來南京之先，在上海已經窮得連飯都撈不到嘴裏吃，每月靠教書拿幾個錢，少得可憐，也是受餓而來，他還怕人不知，大唱高調，真是笑話。

「偽文官處」既稱著名的冷店，老頭兒不得不大動腦筋，他除自稱革命自稱外，還以江西人領袖自居，僞府江西省政府未成立的時候，他鉤心鬥角的活動許久，還捏造了幾十通歡迎他的假電報，結果因爲聲望不孚，給鄧逆禹跌翻，當時他確乎有萬念俱灰的模樣兒，過了不多時，又復活躍起來，有人替他獻計，教他撈外快，偽文官長開源無方，虧

他們聰明，辦法竟想到各僞部會一本小小公報上去，他把各僞部會辦公報的小嘍囉，召集到偽文官處開過一次會，聲明汪逆說各部會辦的公報，太凌亂不整齊，由他收回發刊聯合本，以資統一，這種無關痛癢的事，小嘍囉當然奉命惟謹，在他計劃已售，印刷費上面，着實措了一筆油，老頭兒絕處逢生，撈錢的本領，總算不小了。

這個老騷，真騷得可以，臨老入花叢，娶了他手下一個姓李的女兒做如夫人，李小姐只有十六歲，模樣兒生得真不錯，一樹梨花壓海棠，一批攪嘴嘍囉，都羨慕得不得了，老頭兒大概對於這位如夫人，真是連吞都吞得下去，一分鐘都不能離開，汪逆派他去祭孔，曲阜泰山，遠在千里，他也把美人兒帶去，在莊嚴孔廟裏，同出同進，鬧了不少笑話，沈逆爾喬是和他同去的伙伴，回到南京，繪影繪聲，像說大書一樣，把這老騷的醜態，和盤托出，「徐老頭兒嫖女人嫖到孔廟裏」，在漢奸圈裏，已成爲家弦戶誦的好新聞。

笑面虎朱富——張韜

△兒子當漢奸硬拉老子墊背

「笑，」是人生頂快樂的事，照衛生學上講，一個人每天大笑幾十次，可以延年益壽，張逆輪好像懂得個中三昧，他那副圓圓的臉孔，時常都露出笑容，他本來是杭州一個最有錢的律師，而且榮任了好幾個大銀行的最高顧問，用錢不成問題，要想發財更不成問題，為何偏想不開，要去過漢奸的官癮，真是令人難猜又難想，據有人調查張逆附逆的始末，是受了寶貝兒子的影響，因為他的大兒子張逆素康，是一日本通，和陳逆羣有師生之誼，自己入了漢奸羣不算，便把老子當作墊背的拉進去，老子歡喜兒子，一切的厲害關係，都置之腦後，大有「笑罵由他笑罵，漢奸我自爲之」的勇氣佩服佩服。

杭州的律師，參加汪逆政府很不在少數，除沈逆爾喬榮任爲「特」字官職以外，就要輪到爲最高法院院長的張逆韜，張逆字孔修，浙江省山人，世居杭州，學識雖然不大豐富，因他善於交際，長袖善舞，當時確可躋入名律師之林，排列在前幾名，平日無事，總喜歡奔走於達官貴紳之門，打牌吃酒，混在一起，經濟狀況，相當優裕，在維新政府成立的時候，外面傳出他附逆的消息，杭州人都不大相信，論他的環境人格，決無喪心病狂到如此地步之理，後來發現許多熟人，是他每天必到的地方，都絕跡不去，同時，新申報登載他榮膺僑立法院立法委員兼經濟委員會會長的新聞，大家才證實，張孔修果然做漢奸了。

當時維新政府的僑立法院，在北四川路新亞二樓，這位張老先生就帶了他寶兒子張逆素康住在裏面，有人說張逆的附逆，一半固然是甘心情願認賊作

父，一半還是寶貝兒子挑他的，因爲張逆素康，是陳逆羣的學生，陳逆組織僑府，學生仗着會說日本話，替老師當了翻譯，同時又把老子游說入了夥，還有人說，當蕩溝橋炮聲響了之後，張逆在公債棉紗上面，虧蝕了許多錢，想在這上面翻回老本，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他平生爲人，年紀雖老，思想倒很前進，脾氣也溫和可喜，自誇是維新政府的馬寅初博士在重慶擔任的職務和他相同。常常整篇巨著在報上發表他的法律文章，的確，在羣醜盤踞的僑立法院裏，當時除他和伍逆澄宇二個人，比較還像一些樣以外，其他的盡是歪帶帽兒鼻尖白粉的小丑。

他既在維新政府立法院，算一個最活躍的人物，日本鬼子，就不免相當注意他，所以在汪逆政府分配飯碗的時候，僑最高法院院長一席，輕輕落在他的頭上，老頭兒由「簡任」字號，一躍而成獨擋

一面的「特」字號，心裏的高興，自然不必說，同時兒子的官，也一天一天陞高，父子喜氣洋洋，自不待言，不過對於公事方面，他遇着許多難關，傀儡班底湊不齊，幾至無法開羅，他幾次三番御駕親征到上海去請司法界老前輩，鄭文楷等出山幫忙，都給他們餉以閉門羹而歸，名人不肯捧場，只得拿不三不四的傢伙，濫竿充數，像宋逆復那樣一個胸無點墨的人，都當了他的書記官長。

偽最高法院生意清淡，有什麼公可辦，張逆平日的功課，就是打牌，兒女成羣，陪着老子玩手下的傀儡，眼看冷板凳坐得太苦，替他想出一個錦囊妙計，撈錢的方法，就是編纂法令的事務，當他向汪逆請准一筆巨數的印刷費後，立刻動起手來，虧他老臉玩得，維新政府不成正統，一概偽法令，完全無效，自擲石頭自壓脚，真是醜態畢露（維新

政府法令，也是他一手制定的。他任內一共出過三本書，一、法令大全補編，二、日本昭和十五年刑法法案，三、日本現行刑法，給他賺了不少的錢。

華北偽最高法院的院長名叫張孝移（不是蘇州的張孝移）是一個老鬼，資歷好，學識好，對張逆表示不服貼，張逆和他交手不過，只得讓步，但是，一個偽政府裏，有二個最高法院，未免太惡形惡狀，結果由梁逆鴻志打圓場，把北京的改做華北分院，張逆還在報上發表談話，說是允辦案迅速，解除民間痛苦，才採取這樣措置。

上海電影界裏，有一個鼎鼎的女明星胡楓，就是他小兒子張素定的老婆，胡小姐新婚不久，阿翁就捉將官裏去，外傳張逆入獄以前，給胡小姐不少錢，叫他夫妻立志向上成家立業，不要學阿翁和太伯一樣，話到是兩古好話，可惜講得太遲了一些。

鐵笛仙馬麟

朱履齋

△平生無嗜好

△吹得好鐵笛

朱逆履齋，為何稱鐵笛仙，因為他和馬麟一樣吹得一口好鐵笛，自稱平生一無第二嗜好，成天成夜都在笛中過日子，他不但自己歡喜嘔曲，家裏面的大大小小，全是嘔曲迷，有人挖苦他，說他家裏面的男女傭人，都染有嘔曲的氣息，他家裏組織了一個風社，舉凡僑府大小傀儡，只要對於嘔曲有

興趣的，差不多全體參加，褚逆民誼，傳逆洞兩個老寶貝，自然不必說，連仙霓社那些過時貨，都
不遠千里而來，亦爲朱逆家中的貴賓，這位漢奸嘍曲大家，在僞府裏真可算得起「只此一家，並無
分出」的怪物。

偌大的僞府，真是五花八門，樣樣俱全，三十
六行以外的新鮮把戲，層出不窮，朱逆履齋就是其
中之一，他對於崑曲的迷戀，完全出於一般人意料
之外，他家裏是一所小型的崑曲場，老爺會唱，太
太會唱，兒子女兒會唱，甚至連車夫娘姨，高興起
來，也會哼上幾句，因爲他們成天成夜耳濡目染，
盡是崑曲之音，習慣成自然，免不了無形中和老爺
太太，就打成一片了，朱逆在僞府的地位，也是一
「特」字號階級，少不得有般趨奉附勢的人去捧着他
玩，他自捧自，又兼捧太太，組織一個風社，汪逆
精衛，還親自揮毫，送了他一副「國劇正宗」的單
條。

朱逆在事變以前，在司法界薄負盛名，汪逆組
織僞政府，他不知如何甘心附逆實行做起漢奸來，
到了南京，任僞司法院副院長，兼僞中央公務人員
懲戒委員會委員長，他是蘇州人，胆子小得和老鼠
一樣，當汪逆到南京發表他做僞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爲找房屋問題，給僞宣傳部林柏生部下一個小科
員，觸了他一次大幫頭，結果擄出日本憲兵，才把
小科員趕走，他的太太，更是一位標準的蘇州女人

，常常肉麻當有趣，年齡已經五十以外，還打扮得
花枝招展，穿着衣服的鮮艷，比女兒還要漂亮，活
像老狐狸精，女兒呢？有其母必有其女，專門在裝
飾上用工夫，衣裳穿得奇而且怪，僞府每逢有什麼
游藝大會，這位老妖怪必定帶了小妖怪，出現於稠
人廣座前，看見的人，個個都要作嘔，只有朱逆，
還洋洋得意，好像來賓們都在羨慕他有這樣一對摩
登而又漂亮的妻和女。

朱逆身居兩要職，可是成天無事可辦，虧他異
想天開，拿出席會議來消磨他的歲月，僞府圈子裏
無論開什麼會，甚至連一個學校舉行畢業或開學
典禮，來賓席中，總有他一份兒，除此以外，就是
唱崑曲，打牌他也喜歡，梁逆鴻志，梅逆恩平，都
是他的賭友，他賭運非常不濟，好像賭神菩薩故意
在和他爲難，揀着牌就是輸，他以欠帳出名，空
頭支票亂開，銀行退票，家常便飯，頂滑稽的是打
牌的人，把朱逆的支票，當皮球踢，今天在你手裏
，明天又踢到別人的袋中，聽說岑逆德廣，梅逆思
平幾個人，贏他的錢不在少數，大家不好意思問他
要，一大半還是可憐他的環境啊！

他的「偽中央公務懲戒委員會」，純粹是一個吃糧不管事的機關，傀儡羣中那裏把他放在心上，記得顧逆實因糧案撤職，他手下的書記官長，和他商量，預備發動閃電戰的攻勢，熱烈幹一下，他嚇得屁都不敢放一個，連忙搖手，表示吃不消的樣子，其胆下可知，當汪逆病篤的時候，他也病分得

的是半身不遂的殘廢疾，每天請醫生打幾針維他命，打了許多總不見好，結果把他打到閻羅王那裏去了，身後蕭條，連棺材都買不起，全靠朋友幫忙，當漢奸當得這樣淒慘，兩袖清風，環堵蕭然，偽府「特」字號漢奸裏，恐怕只有朱逆一人吧。

出洞蛟童威——廉隅

△廉南湖後裔 △甘心做漢奸

廉南湖先生的大名，社會的人士，知道的人，一定很多吧，瀝西小萬柳堂廉氏私人別墅，更是為一般人景仰的所在，廉逆就是他嫡系姪兒，所以出身很好，也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標準大少爺，他參加偽組織是在梁逆鴻志維新政府時代，起初不過是二路的角色，後來因為外交部部長陳葆遇刺，他仗着日本話流利，大事活動，如出洞蛟龍一樣，結果給他加額以償，梁逆素以伯樂自稱，對於這匹千里馬，稱讚備至，廉逆從旁又有日本鬼子撐腰，宜乎官運亨通，步步陞高，不過他在汪逆政府裏面，並沒有什麼驚人的成績表演，燦爛的漢奸生活，也日趨於平淡了。

維新政府偽外交部陳逆籛部下，擁有哼哈一將兩個次長，一個是稽逆鏡，另一個，就是廉逆，這二位一體的漢奸，比較還是廉逆有一些朝氣，稽逆雖然在王益堂那裏做過幾任外交官，肚中並不怎樣淵博，而且又是歐美派，不若廉逆的日本通來得吃香，所以竄頭也比較格外來得大，維新政府初

期的外交，可以說一些都沒有，偽部長率領次長稽逆，到北京去長駐王逆克敏辦事，南京只留下廉隅一個光幹兒，他毫無顧忌的獨斷獨行，他日本話的確說得太好，不到幾時，和後台老板提線人原田熊吉少將打得火熱，竟在功勞簿裏，把他列在前三名，稱爲維新政府最負責任，最能辦事的一個

人。

論他的人品和資格，甘心做漢奸的工作，實在有些可惜，他自從在日本學成歸國，服務司法界有相當盛名，人也生得很漂亮，五十開外的，人一些顯不出老象，西裝畢挺，態度風流，並且非常大方，他在維新政府，最初在僑外交部當次長，後升部大，最後又改調僑實業部部長，汗逆政府成立時，長家都認爲廉逆不致落空，結果，竟致落選，飯碗掉破，殊出一般傀儡意料之外，從此他就在南京做寓公，直等到陳逆濟成卸任了僑滿洲大使，由他抵缺，他才又作出岫之雲，重作漁婦，打倒滿洲去。

廉逆做事，有一樣好處，事必躬親，從來不假手於人，他身旁的翻譯不在少數，可是，每逢和日本人說話，總是自任其勞，省去許多手續和麻煩，也是他佔便宜的地方，他雖然够稱得上是一個英明的漢奸領袖，不過手下幾員大將，如祝逆縵青，梅逆詒經之流，莫不盡是彌衡所說衣囊飯架之流，所以幹了一年多僑實業部一無是處，最令人值得注意的，他們費盡心機，好容易把吳淞魚市場搶回來，不料手下一個漁牧司司長張逆柱尊，在上海街上

受了重傷，這一來，把廉逆嚇得屎屁直流，不敢再做發財之夢，只得每天躲在僑部裏抽抽雪茄，聊聊閒天，再空下來，邀幾個朋友，到上海去玩一躺。

他的私生活，對於嫖這一門，有浩大的成績，據說小房子有半打以上，也在外面拈草惹花，上海滬西稱密艷窟，也是老主顧，每去一擲千金，而無吝色，南京夫子古董舖，是他常川流連的所在，幾年以內，給他收集去的古董，不在少數，單是鼻烟壺一項，就有幾百只之多，他的住宅，佈置得玲瓏滿目，美不勝收，漢奸們無出其右，據說他在滿洲任內，成天無公可辦，帶領一批傀儡，每天大做其馬路巡閱使，目的是還不是收集古董，那時滿洲的偽幣，和偽中儲幣的比例，相差很多，他利用兩地的差額，把錢匯來匯去，套利賺匯水，着實賺到一筆相當數目的錢。

日本降伏，他早已是在野之身了，這位偽大使的行踪，詭秘得很，我們時常聽到他在北京的傳說，是否確實，無從證明，不過他的一位弟弟，向來活躍於上海交際場中，連帶也失了踪，躲得不知去向。

神醫安道全——黃其興

△痔瘡醫生？

△總攬僞軍大權

好像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也是僞府裏面人人盡知的事實，據說任援道在天津的時候，患了很嚴重的痔瘡，經過不少名醫診治，都不能妙手回春，恰巧這位黃先生正在天津賦閒，自詡是醫界聖手，可以保證除根，任逆經人介紹，開刀以後，果然藥到病除，一身的疣贅病根，立刻爽然若失，從此以後，任黃兩人，就因「醫痔」的關係，格外親密起來，等到僞組織成立，任逆繼續濫竽，爲答謝故人盛意，倚之如左右手，一說黃出身於保定軍官學校，的確是三考資格，以上兩說，究屬誰是誰非，那祇有他自己明白。

在任援道圈子裏面，有過這樣一句話，「任的勢力範圍，不是宜興人休想進去」，但是這一句話，表面看上去，似乎很對，因爲任的部下，高踞要津的，確實盡是宜興人，但是拿黃逆其興來說，好像又不大對了，黃逆爲任手下第一員大將是廬門人，他的地位和孔明輔佐劉備一樣，他總攬僞綏靖軍的大權，（後稱第一方面軍）陰陽反掌，運籌帷幄，當僞綏靖軍還沒有一個人影兒的時候，他煞費苦心，不到二年，居然擁有一二十萬之衆，雖然是烏合雜湊的隊伍，此功究不可沒，莫怪渠逆鴻志有一次很興奮的人說：「孤家有黃其興，吾無憂矣！」

任的部下，最得力的幾個人，如劉逆愷章，周逆公懋，非親切着，都是一些生成大少爺坯的毛頭小夥子，和他們談軍事生活，除非再世投胎，黃既然在保定混過，鶴立雞羣，格外容易脫穎而出，搆

起這一塊金字招牌，大刀闊斧，勇往直前，顯得僞綏靖部裏全是他的世面，任有一個兒子，據說蘆溝橋事變，正在宋哲元將軍部下當營長，軍事學識，相當豐富，和這位父親的軍師爺，處得到很投機，因此引起上面所說的這幾個膿包大少爺，由羨慕而嫉妒，由嫉妒而生排擠之心，在外面散佈他的謠言，「痔瘡醫生」呀，「騷鬍子」呀，無所不用其極，胡門了好久，黃其興依然還是黃其興，沒有搖動他一根毫毛。

黃逆的年齡雖不到五十，却留了幾髻清秀的鬍子，最奇怪的是他姓黃，而鬍子的顏色竟是黃的，名實相符，「黃鬍子的綽號」，成了他唯一的專利品，他蓄鬍的原因，大約是在他率三軍的當兒，嘴上多了幾根毛，能够愈出他的威武莊嚴，凡是看見過他的人，形容他那副模樣兒，臉蛋白淨整齊，身材

不瘦不胖，要是沒有那幾根勞什子，真可稱得上是一個典型小白臉，他的私生活，因公錢的來路太容易，不免有些糜爛，嫖，引不起他十分興趣，賭，正是他的第二生命，大有不可一日無此君的情形，他打牌手法很高明，有贏無輸，只要麻雀桌上有他在座，那一天的錢，十九是姓黃的的了。

他參加偽組織最初在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擔任的職務，他不過是偽綏靖部的司長，後來高逆冠吾，升任了南京市政督辦，次長一缺，由他遞補，在那個時期，就開始他掌握偽軍軍權的生活，汪逆精衛，在上海和影佐談話，關於取銷偽綏靖軍的計劃

小溫侯呂方——周化人

△大東亞同盟的信徒

周逆化人，也是陳老太婆乾兒子之一，但是他並不怎樣走紅，在愚園路一一三六弄，籌備組織偽府預備工作裏面，對於宣傳，下過很大一番苦功，充任林逆柏林的副手，辦事的精神，非常勤奮，自朝自晚，始終不懈，偏偏林逆看他他不順眼，除冷淡之外，還不時排擠他，一般人對他都表示同情，說他老實而無用，周逆雖然做了漢奸，對於爭名奪利的心，確實看得很淡泊，要不然的話，有這麼一個寶貝乾娘的靠背，真是要什麼有什麼，決不會臨了只落得在上海幹一個毫不相干的中日文化協會的小事。

，不知談過幾十次，但是他們已經是根深蒂固，不容易剷除，後台老板日本鬼子，也不願眼看偽綏靖軍，被汪逆吞併去，在這樣膠着狀態下，汪逆只得讓步，把偽綏靖軍改編為偽第一方面軍，黃鬍子調任參謀長，無形中，這一支改編軍隊，和汪逆的嫡系偽軍隊成立對壘現象，三四年來，不知鬧了多少的事，因非本題範圍，無需浪費筆墨把他寫出來。

任逆援道調長偽江蘇省長，把這批保駕功臣調到蘇州去，黃鬍子攜妻率子，走馬上任，到蘇州過他的戎馬生活，日本降伏後，這位鬍子先生的蹤跡則非外人所知。

周逆化人，廣東人，生得白齒硃唇，儀態萬方

，說起話來嬌嬌像女人，修飾整潔，頭髮梳得新

，香油塗得亮晶晶的，連蒼蠅都停腳不住，是偽府裏第一個美少年，事變以前，他在青島當過報館工作，後來又跑到香港去，能寫一手的好文章，和陳逆春圃，曾逆仲鳴交稱真逆，就在這個因緣上，加入汪逆的陣營，又因陳逆等的拉攏，拜了老太婆做乾娘，在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任職中央宣傳部，與古今雜誌創辦人朱逆璞之，並稱一時瑜亮，他們倆都能寫文章，而拙於辭令，雖然擔任偽中央黨部的副部長，連一些小事情都沒有顧問的資格，他也很識相，閉的家中坐，大寫其文章，偽府傀儡，替他提了一個綽號叫大東亞專家，因為他發表的寫作，十九是屬於大東亞問題。

他可以說是一個大東亞運動實踐的領導，立論高越，見識遠大，總計他寫這一類的文字，可以編印幾大冊的叢書，這種歪曲事實，危害國家的宣傳，他內心未嘗不覺得痛苦很深，但是既來之，則安之，也壓不了為萬萬人所咒罵，後來日本鬼子，在南京得寸進步，組織了一個東亞同盟的總會，周榮膺了執大纛旗的先鋒，汪逆名為會長，實際還不是周逆一個人在翻花樣，宣傳方面，窮翻花頭，存心和林逆柏生別苗頭，總算出了一口胸中積鬱的悶氣，他最得意的傑作，是三個狗屁的標語，曾經化了幾十萬偽幣，印了無數萬張，街頭亂貼，三個標語

的內容，我們緊緊記得是下面這幾句，一、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標，二、以大東亞主義為理論的基礎，三、以東亞聯盟為實施之具體方案。

偽府還都，他的偽宣傳部次長給周逆蘭成搶去，幸虧老太婆幫忙，給他搶到了偽鐵道部次長，失之東隅，收之西隅，但是他志不在此，並不怎樣高興，每天帶了漂亮太太大遊其夫子廟，買西文舊書，是他唯一的嗜好，其餘空下來時間，約幾個朋友，在他岳王路小小寓所內，開開談話會，喝喝咖啡，到也逍遙自在，其樂融融。老太婆看見乾兒子的原故，所以繼續替他進攻，也是合該周逆要過幾天他心裏想過的隱，林逆柏生忽然勒轉馬頭，對他起了好感，次長當然不成問題，可惜只做了二十幾天，汪逆又發表調任他到廣東省去當廣州市政府市長。陳逆耀祖，是何等一個十惡不赦的人，他在廣東，天高皇帝遠，抱的是門羅主義，什麼「建設東亞新秩序」，組織大東亞聯盟」等於對牛彈琴，他聽得進的是鈔票金條，忽然給這個小孩子參加進來胡鬧，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辣手段，把周逆趕出廣州，書花一現，鎊羽而歸，換了一個偽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的空銜頭，住在南京廝閒。

當偽府壽終正寢的那一年，梅逆思平，想出一個新鮮花頭，在偽府管轄之下，設置六個實驗縣，並在蘇浙皖等省份，增加了無數偽行政的督察專員，上海方面第一區的專員，由陳逆公博譚周逆去担任，一面並請他担任中日文化協會總會的組長，地位雖然不像從前那樣崇高，好在胃口相配，幹起來精神可以痛快得多，所以他每天都要抽出一些空功夫，到亞爾培路二十號去辦公，還是三句不離本行

，作大東亞主義的信徒，常常吹牛，告訴人家，「他編的大東亞主義月刊，已喚起海內外人士的注意，銷數由三千份激增到一萬份，發行網遍於中日兩國腹地，可證明大東亞主義，已得老百姓的普遍信仰了。」

現在高唱大東亞同盟的日本鬼子，已經給聯合國打得落花流水，屈膝降伏，我們相信周逆一定也在抱頭大哭，深感認識錯誤，自作自受怨人何為？

混世魔王樊瑞——郝鵬

△不要忘记他是一個便衣隊的老頭兒

郝逆鵬和郝逆鵬舉的名字，相差一個字，往往有人誤纏是一個人，其實相差得很遠，本文要寫的郝逆，也是一個老牌漢奸，他是七七事變，領着便衣隊，殺人放火，攻打天津的頭兒，當時報章大書特書，罪惡不亞於南方的胡立夫（已槍決）常玉清這幾個，他在汪記政府裏，沒有一些淵源，在維新記裏，倒出過一回鋒頭，和嚴逆家熾，分任偽財政部政務常務兩女長，後來又跑到徐州做市長，郝逆鵬舉登台，他早已回到北方老家去，他為人生成一副大壞蛋面孔，無惡不作，老百姓聽見他的名字就害怕，所以我們叫他混世魔王。

當宋哲元張自忠兩將軍在華北禦敵，死守北京天津的時期，沾上忽然發現一支供敵人作鷹犬的便衣隊，殺人放火，無所不為，這位領隊的頭兒，就是本文的角郝逆鵬，他在華北的名氣，和華的常

逆王清的名氣一樣大，天津的老百姓，受他害的，不知有多多少少，當維新記到南京舉行開幕典禮的時候，他在南京出現了，穿了一件老藍布長衫，在街上做馬路巡閱使，有認識他的人，都驚了一跳，

混世魔王混到南方來，合該老百姓要遭殃。

他在南京混了半年，梁逆鴻志經不起他的糾纏，請他入了夥，第一砲是偽財部的政務次長，那時偽財部部長是陳逆錦鑄，病得快要入土，偽部的事務，還不是交給他，和嚴逆家熾負責，便衣隊頭兒辦財政，隔靴搔癢，大高而不妙，好在維新記的財政，自己連一文錢的主都不能做，日本人擺好的棋子，一分一毫不能動，郝逆落得舒舒服服解解寫字間，也不想出什麼花頭。他什麼世面沒有見過，到了應該收心的時候，拼命想學好人，從前段合肥北政府內閣，裏的同事，在南京有更多的人，他們組織一個集團，以研究藝術，以文會友宗旨為標榜，一下辦公廳，就聚齊在一起鬼混，最多是吃酒，打牌，不傷脾味，一直等到汪逆偽府成立，他曉得沒有甚麼發展，不聲不響，回到北京，所以我們說他和汪逆政府無任何關係，就是這個原故。

王逆克敏辭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職，由朱琛繼任，郝朱本來交情很厚，就放他去當徐州的偽市長，他一到任，就和梁逆作對，他怕人掬他的舊根底，自己當先發制人說：「吃那家的，替那家做事，有道是各為其主，希望梁逆原諒他的苦衷。」小人行徑，本來是這樣，毫不為奇，他在徐州，幹了不久，飯碗敲破，又回北京去。

他在徐州，胆子大得可以，非但不賣汪逆的帳

，連頂頭上司華北整委會的命令都不聽，他仗着那位姨太太的潛勢力，在徐州獨斷獨行，原來他的姨太太姓丁，排名第四，稱了四小姐，和那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有密切的交情，有了這樣一個靠山，所以郝逆什麼都不管，華北和汪逆的公事，都一概置之不理，他這位寶貝姨太太，還在徐州鬧了一齣轟動一時的吃醋戲，她平日性慾非常旺盛，郝逆垂老之年，有些力不從心，他因為不強勁，而發生尋野食的需要，合郝逆的一個隨身衛士勾搭上手，不知怎麼一來，衛士和市長姨太太結了不解緣以後，又在外面，姘識了一個妓女，春風幾度染下了白濁病，過後又轉到了四小姐身上，等他發覺，查明了原委，命令屬下，把妓女抓獲，毒打一頓，押解回籍，誰知妓女不忘舊情，仍然回到徐州，和姘夫出舍，這件事並沒有多久，又給了四小姐得到情報，馬上派人再把妓女捉到，賞着郝逆，用皮鞭把這個妓女送往鬼門關，那時妓女正懷着幾個月的身孕，兩條人命，就輕輕送在潑婦的手裏。

爲了這件事，有人會密於汪逆，恰巧那時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已經更換，汪逆派人，出其不意，把丁四小姐加以扣留，判了幾年徒刑，丟盡這位老牌漢奸使衣頭兒的醜。

母大虫顧大嫂——李麗莊

△主演新女起解的黃牛

李逆麗莊，是陳逆公博的妻子，她已經是一個快近五十歲的老婦人了，當陳逆在南京做賣國勾當的時候，她還在廣州，認為丈夫的行徑可恥，幾次三番不肯到南邊來，後來經不起陳逆的甜言誘惑，榮華富貴，打動了她的心，才毅然攜子入京，陪王伴駕，但是他這一座宮，是冷清清的冷宮，陳逆一年四季，難得巡幸一二次，鬧得她胃病大發，和陳逆分道揚鑣，她到日本去養病，比陳逆早好幾個月，萬沒有想到結果這樣披枷帶鎖的回來，她在年輕時候，也很潑辣，母大蟲三字，實之無愧，後來直到最近已經被陳逆馴服，像一頭母驢羊了。

不久以前，日本明倭丸來滬，上面表演了一齣最摩登的時髦好戲，「新女起解」，現代蘇三，就是這位李逆麗莊，可惜崇老伯不像京戲裏的扮出來的那個駝背的老頭兒，却是二十個紅眉毛絲眼睛，替纏MP的美國大兵。

我們這部漢奸水滸傳，描寫的三個女漢奸，要算這位母大蟲最不值得，陳逆璧君有她的政治集團「公館派」，楊逆淑慧有她的大型眷頭行「黑店」，唯有李逆，實為偽國母，她有些什麼呢？簡單的說，一些都沒有，每月伸出手，向陳逆要幾個錢用，開開伙食，教養教養兒子而已，有人說她在上海黃金股票交易所，也狠得可以，興風作浪，為操縱

大戶之一，比話是否盡然，殊難置信，因為她平常不大十分交際，總是躲在家裏，和外面很少接觸，有人說難道她不會托人代辦嗎？這句話或者有些道理，不過決不是大戶，最多拼些小股，撈些零用而已。

在汪記偽政府成立的時候。陳逆公博珞珈路九號那座洋房，上上下下，就住了李逆和他的兒子兩個人，他兒子才十一歲，李逆把他當活寶一樣看待，請了好多先生，陪這位本來的太子爺功書，她自己呢？也跟在旁邊學習學習，她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大概是出身不大高明的緣故，她不喜歡賭錢，不受裝飾，却愛坐了一部簇新汽車，帶了兒子，

到健康路綢緞店的亂轉，買起衣料來，一口氣總是揭上幾十段，那時健康路的綢緞店夥，那一個不認識這位市長太太，常年的老作願，在三十二年的夏天，還不是因為陳逆迷戀於女色，嫖得神昏顛倒，她和他大鬧一場之後，胃病大發，素興抱了一個眼不為安，耳不聞為靜的主義，搬到上海市中心區一所幽靜別墅裏去，過她嬌嬾的歲月。

她為人的確與衆不同，度態很消極，大概是年齡限制了，不願和那些妖形怪狀的女漢奸別苗頭，「吃醋」這個名詞對她好像已經過時了，有時耳邊刮着陳逆玩女人的消息，總不免有些酸溜溜的，極不自然，她在市中心區養了一年多的病，胃痕毫不見癒，身體反而一天一天瘦削下去，體重減輕，

恐怕着壽命不長，才和陳逆開談判，效法汪逆一樣，來了一個易地治療，離開上海，跑到東京去醫治，陳逆有她在旁，反而遇事有些礙手礙腳，落得識她出糗，倒可以耳根清靜，所以李逆在日本並不是畏非潛逃，實在是治胃病，比她寶貝丈夫的荒謬行為，還高明一些。

偽府漢奸，公送了李逆一個掉號，名叫「母黃牛」，母大蟲變為母黃牛，原因何在，耶穌自有道理，那時漢奸們想謀升官發財的賄賂，一貫的作風，是向太太那裏進攻，偏偏這頭母大蟲床頭告狀，不大靈驗，往往受了人家的委托，收了人家的禮物，結果竟無下文，所以取笑他的人，竟尊稱她為黃牛了。

鼓上蚤時遷——殷汝耕

△漢奸祖宗 賠了夫人又折兵

大名鼎鼎的「殷五爺」，在「偽冀東政府」玩的那套把戲，這不為連三歲小孩都很熟悉，這位漢奸祖宗，在冀東兵變那一晚上，要不是他逆宗墨，王逆腹材一千人等，保護他越牆逃走，也決不至到現在，頭髮都已花白，還在人前活現世，他除了人們公認為漢奸祖宗以外，還兼一身絕技，就是偷機，（不是時遷偷的那個雞）他在偽府結果，偷「機」不着，把米，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替偽府多加上一重醜，他從汪逆到南京時候起，實足在漢奸羣裏轉了三年，好容易博得偽官一席，連纏都沒有過足，反嘔了一肚子閑氣，溜之大吉。

岑逆德廣，南京路珈的私宅，有二位闊客，來去，非常引人注意，一個是軍閥盧永祥的少爺筱嘉，另一個，就是本文的主角殷逆汝耕，一般傀儡、常在背後私議着，難道這兩位寶貝，也是趕來入夥的嗎！「不想鍋巴吃，決不會在鍋邊轉。」自問聰明的人，都有這樣一個看法，可是他們來了，條忽又去了，始終也沒有看見汪逆隨便賞給他一件本的事，有人在日本鬼子那裏，得來一個很準確的消息，大至說殷逆到南京來，純係游歷性質，真事變，日本軍官死了幾百人，他負的責任太大，在二十年以內，他決無與山再起的希望。

有一陣南京漢奸羣裏，又起了一陣騷動，那時正當偽府圖改革偽政治機構最熱烈的時候，殷逆又從日本飛到南京，岑宅車水馬龍，在偽府裏舊黨東政府的職員，成羣結隊，分批進見，外面傳出消息，都是殷逆這一次官是做定了，不是偽財政部長，就是偽外交部長，果然，隔了幾天，偽行政院會議，把這個噱頭打破了，發表他任一個希奇古怪很別緻的位置，偽「治淮委員會委員長」，也是一個「特」字號的官兒，他一批漢奸朋友，看見這個不倫不類的機噱，都莫名其妙，相率裹足不前，第二天偽府又通過一個治淮計劃，並發偽幣四億億充作治淮經費，鈔票人人眼紅，除非傻子不愛，大家見錢眼開

，一窩風去把這位漢奸祖宗包圍起來，他手面一向是鬆慣的，來者不拒，照單全收，一面和夏逆奇峯商量，在偽審計部借了幾間餘屋，臨時開始辦公起來。

漢奸祖宗手面，畢竟闊綽，在籌備時期的籌備工作，爲任何機關所不及，青煙飛去後飛來，是殷逆的一貫政策，鈔票有什麼希奇，況且日本人答應他儘管的放手做去，所以他的籌備處，儼然是一個正式偽治淮督辦公組，他把南京大事安排妥貼，就實行到各處視察，排場比汪逆出巡還要大，記得他在上海招待偽組織統治下的新聞界嗎？一夜之中，糜費了許多偽幣，記者不過聽到他發表了幾句不着邊際的治淮計劃，他在一二個月內，帶領大批隨員，歷經蘇州、上海、杭州、揚州各地，到一處照例有許多狂吹亂道的演出，新聞記者嚼上吃的是油，少不得也替他拚命在報上煊染，日本鬼子本來喜歡這一套，何況當道的大將中將，都是殷逆在黨政時代的老朋友，那時階級還很小，睡著老朋友的面子，自然免不了捧場一番，祖宗玩的把戲，究竟比灰子灰孫玩得有聲有色。

中國人向來有一種壞習慣，看人挑担不費力，鈔票成堆成捆的進帳，由羨慕殷逆而生嫉妒心，由嫉妒進而破壞，汪逆接到告發殷逆的御狀，源源

而來，說他糜費國帑，一事無成，汪逆覽狀大怒，正要預備下他的手，恰巧殷逆送呈一個治淮督辦公署的組織規程，請他批准，所擬職權之大，連各僑省主席被要聽命與他，這一來把汪逆的火氣觸動，大發雷霆，立時授意僑參事廳核擬批駁不准，並且把殷逆自稱的督辦公署，縮小權制，改成「治淮工程局」，當頭一棒，殷逆好像嚇了一隻炸彈，第二

天報上，就看見以下一段新聞，「殷汝耕辭治淮工程局局長一職應予照准此令。」的字樣。
漢奸祖宗拆了一票大爛汗，店沒有開張，四億億經費先用去一大半，一篇糊塗帳，只好垂頭喪氣，溜到北京，去撈日本姨太太去了，事後他告訴人，偷雞不着蝕把米，自己還貼了許多錢，真是賠了夫人又拆兵。

聖子將軍蕭讓——邵希廉

△刮的是「鰥寡孤獨斷手斷脚」人的錢

聖子將軍蕭讓，水滸中描寫他是濟州城裏的一個秀才，性情溫和，行事專喜摹仿，他一生盡幹些假作假充的事，却也是一個有摹仿藝術天才的大兒，邵逆希廉，在偽府裏面，就有這樣一個派頭，投機取巧，鑽營拍馬，嘴上從來沒有一句實話，他大概深知說謊的本事，往往海闊天空的亂講，連誰都沒有，他也不怕聽的人把牙齒都笑掉下來，他最初是梅道思平的帳下，後投岑道德廣，充當道左右第一員上將，不到兩年，又倒戈到傅逆式說那裏，担任偽糧食局長，此公在短短四年裏面，不知幹了多少喪盡天良，假充假作之舉，現在聽說還躲在上海，拿典當和變賣來掩飾窮人的耳目。

在漢奸窩中談起這位邵先生，幾乎無人不曉，可是在上海方面提起他，知道的人，就寥寥無幾了，並不是他資格不夠，聲望不學，完全是因他沒有和上海社會接觸過，他參加偽府，也可算得上是白手成家的一員，他得來的錢財，與衆不同，不是隨

手，不是投機，倒是獨創一格，說出來讀者都會覺得一大蹩，原來他是從一至最可憐無告，鰥寡孤獨，一批斷手斷脚的人身上刮下來的，他以偽賑務委員會賑務處處長的頭銜，去兼南京救濟院院長，該院在中國各省救濟院當中，規模最大，連卽屆所

設備都有，邵逆走馬上任，用了一批狼五公六的人，大事剋扣窮人的口糧，積少成多，就造成他發財的機會。

他自稱他的歷史祖父父親，都是清代封疆的大吏，存心和老板別苗頭，岑逆德廣果中其計，口口聲聲把他當世交看待。恰巧岑逆初出茅廬，裘裝面沒有人，聖手將軍使出混身解數，騙得岑逆心花怒放，拿他當作股大臣，僞振濟委員會命脈，集中在振務處，邵逆拿處長的資格，成天成夜，大動腦筋，在窮苦老百姓身上轉念頭，岑逆是以大老爺出名，一個月僞府規定一二十萬的放賑費，那放在他心上，邵逆正在窮鄉，情形環境，大不相同，焉肯輕易放鬆，天下的事，最懂有心的人，何況眼睛裏，盡是花花綠綠的鈔票，良心一橫，老子反正在做漢奸，也不管那一套絕子絕孫，受萬人咒罵的報應。邵逆的拿手好戲，就我們所知道的，也可以分三部曲，第一部當然吃空子，多報殘廢人的名額，一面利用職權，向民間收回任屋，救濟院房產很多，老百姓怕官，更怕下逐客令趕掃場，息事寧人，只有含淚用鈔票去止住邵逆的嘴，邵逆第一步的計劃實現了，第二步就把儻來的錢財，大量收購米糧，他南京廳後街那所房屋，等於一所倉庫，成千包的大米，終年的堆存着不動，他仗賬務處長的牌

頭，那一個敢去查他，他第二步計劃完成，就眼巴巴望着僞府放賑的機會，時期一到，大米整個出籠，三部曲完成，聖手將軍立成巨富，岑逆德廣還藏在鼓裏，稱許他會辦事，標準大少爺，挑人發了財，自己做瘟生，真是天字第一號的阿扁死。

岑逆下台，邵逆藏他的本領大，搖身一變，又投到了逆獸村部下，任振務局局長，丁逆不是大少爺，聖手將軍無所施其技，道不同，不相為謀，結果掛冠而去，又跑到傅逆式說那裏當起杭州糧食局長起，憑他的話兒，當然有精采的演出，偏偏后大棒胡政在蘇州出了亂子，汪逆殺掉兩隻雞給猴子看，這位聖手猴子果然覺得性命要緊，乖乖的不敢妄動，但是他還是有辦法，把幾千萬的公款，揣在手中當山西老板，一樣的擄錢，神不知鬼不覺，足見他手腕的靈活。

日本降伏，這位聖手將軍，已經收心歇手，在南京僞建設部做航政司司長，他改變作風，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主意，不再為非作歹，他有的是錢，下下小館，看看京戲，成天過天過他優游的歲月，日本降伏後，他第一個腳底搽油，溜之大吉，最近有人看見他，說他天天在裝窮，當賣典質俱來，說謊的人來這一套把戲，本來是不足為奇的。

操刀鬼曹正——吳文

△偽府判決死刑的漢奸目下尚在獄中否？

操刀鬼曹正，祖代屠戶出身，殺的好牲口，切筋剔骨，開剝推割，樣樣俱能，這位摩登近代漢奸，大概羨慕操刀鬼宰豬的活兒，也來學他一學，可惜試驗品不是豬，是他的老漢和婢頭，他自稱是日美兩國鍍金歸國的博士，恐怕是歐美文明墨水喝得過量，才有這樣大膽精心傑作演出，有人說，從前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大盜，專門拿結婚來做香餌，在渡蜜月的時候，設法把情人殺掉，珍珠寶貴，席捲囊括而去，一連做翻十幾個人才破案，吳逆殺人，也許是私淑美國大盜的行徑，可惜只做了兩次，就捉將官裏去。

「操刀鬼」這三個字，看見了，就要令人毛骨悚然，既稱鬼了，而又是操刀之鬼，豈不叫膽戰心驚，兩年前的冬天，上海北四川路一家日本旅館裏，忽然發生一起驚人的血案，被害的主角，是一個摩登女子，整個的鼻子，還被兇手用刀割了去，這一件帶了極度恐怖的案件的性質，當時社會爭傳，頗不亞與詹周氏之殺詹雲影，那時上海的偽市長是陳逆公博，大發雷霆，嚴令警局限期破案，偽警為這件無頭血案，動員的探員有一二百人之多，果然不出一星期，兇手竟在南京逮獲，名叫吳文，失敬得很，原來此公還的偽府圈子裏的人，曾任溫逆宗

堯手下的偽立法委員，兼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倪逆道煊手下的偽安徽教育廳廳長。

傀儡羣中，一大半都是亡命之徒，我們看見這位操刀鬼幹出來的勾當，覺得此話一些都不假，當他犯案後到南京去的一天，真是應了一句橫死鬼陰魂不散，附在他身上向他索命的迷信話，他非但不想逃走，反而到死者的姪女那裏去騙房契，來得正好，不費吹灰之力，操刀鬼俯首就擒，解到上海以後，他自書供狀，旁若無人，侃侃而談，原來被殺的女子，是他的姪婦，也在偽教育部辦的學校裏任職，吳逆因為担任教務的便利，二人朝夕相處，彼

此眉來眼去，很快的就勾搭上手，吳逆爲便於雙宿雙飛起見常常把姘婦帶到上海去幽會，他歡喜嫖，還歡喜賭，那一夜從輪盤賭場傾囊而歸，便向姘婦索款，想去背城借一，兩人因此大爭大吵，他竟橫了一橫心，乘姘婦熟睡的時候，加以謀斃，又怕人識破死者面目，才把鼻子割去，情人殺情婦，殺得這樣可慘，漢好的手段，真可算辣得可以了。

吳逆，廣東人，人品生得非常漂亮，決看不出他會有這樣殘忍的行爲，（吳逆相貌和電影界小生黃河有虎賁郎中之似）他參加維新政府，在溫逆宗堯帳下，稱得上是一員上將，英文說得十分流利，日本話也可勉強應付，溫逆除請他擔任偽立法委員外，還請他兼了一個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頭銜，他的明媒正娶的太太，也在溫逆面前榮任秘書，夫婦雙雙，同進同出，不知羨煞多少漢奸，他在南京住了半年，眼看着許多人都遊動外放，可以發財，他

開始也在這一條線上進攻，陳逆羣雖然平日抖亂，對於人材，還愛之若渴，所以經他從旁幫忙，吳逆榮任了偽安徽教育廳廳長，我們上集裏面，不是說述，倪逆道娘，平生最恨嘴上無毛的小夥子嗎？他看見吳逆這樣一個年青青的小白臉，那裏能做偽教育廳長，第一和他見面，談了不到三句話，就端茶送客。

省長和廳長的感情不洽，那還有什麼戀棧，不到三月，吳逆從蚌埠鐵羽而歸，到汪逆還都，他已經沒落到在偽內政部，當一個起碼視察，最奇怪就是和他形影不離的太太，忽然也失了踪，後來在上海偽法院裏，根據他的供狀，才曉得也是死於他的手下，吳逆本在三十二年春，由上海偽法院判決死刑，但迄未執行，現在河山重光，不知道這位孫刀鬼尚在獄中否？

九尾龜陶宗旺——吳用威

△當着人前好摸股屁的朋友

九尾龜，是中國最有名一部專談嫖經的小說，水滸裏的九尾龜陶宗旺是一個莊家田戶，當然談

不上「標」，可是漢奸羣中的九尾龜，倒確是標的聖手，色中覓王，少年時代，在揚州城內樂戶人家走走的朋友，那一個不曉得他，也是他少年斷髮過甚，身體淘空，等他做漢奸那一年，已經瘦骨支離，模樣兒活像一個鬼，他是梁逆鴻志最心腹的一個人兒，詩文的工美，和梁逆不相上下，並且寫得一手好字，平日間有一個極怪僻的脾氣，喜歡當着人面前摸屁股，所以漢奸們在背後，替他題上一個摸屁股大王的雅號。

「傀儡政府梁鴻志短，草寇江山吳用威靈」；這是維新政府搖搖欲墮的時候，好事者戲擬的一副極工整的對聯，當時南京城內，對於這副對聯，可以說是家絃戶誦，無人不知，從這個對聯上，就可以看出吳逆在梁逆身旁地位之重要，尤如梁山上吳用之保宋江，吳逆和梁逆的交情，除詩酒流連以外，有很深切的友誼，所以在他就任偽行政院院長第二天，懷念故人，立刻打電報到揚州，請他擔任偽內閣的秘書長，據說有一天，兆豐郵梁逆私寓，來一個瘦削老頭兒，衣冠不整，連車錢都付不出，此公是誰？就是這位九尾龜吳逆用厥。

老頭兒見是過時了，官僚架子倒不小，經新政府草創時，一切設施，都是由他包辦，成天忙得不亦樂平，他每月那時拿的是簡任一級俸，連生活津貼，總共也有一千多塊錢，枯木逢春，如魚得水，霎時靈氣大脫，經過裝修門面，風采煥發他每天除營梁逆看家，出壞主意以外，空下來就大吟其詩，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吳董卿，小漢奸都尊稱他爲董

老，董老自己常說，他雖然吃的是日本人的飯，賺的是中國人的錢，「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知道這位老臉漢奸怎樣說得出口，他又說替日本人做事，要抱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態度，他在南京怕見日本鬼子，只要聽差拿任何日本鬼子名片請他接見，他必定大摸其屁股，拚命搖手，表示不願和日本鬼子囉唆。

他大概是年輕做少爺時候，嫖得够了，老來大概是精神不濟，胃口缺缺，每天冷清清的一隻獨角兒睡在偽行政院樓上，孤燈伴宿，頗有身世飄零之慨，同事們和他氣味不相投，不願與他來往，還是梁逆一有空就上樓到他房裏坐坐，國民政府有一座花園，他和梁逆組織了一個西園雅集，參加的人，倒有七八十個，盡是營梁逆捧場的，他替西園一個大石船寫了一首詩，並題了「不繫舟」三個大字，特別用石頭彫成，時過境遷，不知此物目下尙在否？

汪逆偽政府成立，梁逆改任偽監察院長，這位老古董的董老，還是擔任秘書長，因爲病魔纏擾，

始終沒有到任，不久竟以病死在揚州聞，摩登九尾龜，就長眠地下了。

吳逆雖然死了，身後到着實過得去，偽華興銀行，和幾片錢莊裏，發現他的巨額存款，有人說是他平日省吃減用，聚沙成塔，一個一個積蓄成功的，但是數目決沒有這樣大，竟究老頭兒錢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大家都這麼疑問着，不久秘密拆穿了，原來他的財源有兩個門路，他有一個兒子，在揚州

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換一句話說是十分相人，幸他在揚州做掮客，買官賣官，一手包辦，一年以內，替吳逆賺不少錢，還有一條路，就是維新記行政院附屬機關和到南京謀差事的人的孝敬和運動費，因為他是梁逆的秘書長，托他打打邊鼓，效力至少可以增加不少，於是一五一十的鈔票，塞進他的手裏，這一筆數目，積少成多，就非常可觀了。

摸着天杜遷——張江裁

△搬出死老子

△發了國難財

張逆江裁，讀者一定覺得名字太生疏，而不見經傳吧，其實不然，大奸我們要罵，小奸我們更要罵，何況他還是一個一步登天的標準大漢奸，他在偽府裏，維新政府時代，不過是安徽偽教育廳一個小科員，汪記政府開幕，他工於心計，忽然福至心靈，寫了一封自吹自唱的信札，聲稱他死去的父親，在清光緒年間，刑部大牢裏，優待過汪逆，汪接信後，追念故友，大為感動，為提攜後進，也不管資格不資格，發表他為淮海省偽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又兼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平地一聲雷，怎不令人一般小傀儡發煞。

張逆江裁，字次溪，是一個語言無謂，陰險非凡的小夥子，他除工於心計以外，又善於取巧，既然做了漢奸，偏要藏頭落尾的躲起來，這人在漢奸

羣中，曉得他的人却不多，可是南京夫子廟裏賣雨花石子的商人，幾乎全都都認識他，因為他把買雨花石當飯吃，在一本偽宣傳品叫「國藝」刊物，寫

了幾十萬字買石的文字，這種怪癖，真可說是別樹一幟，他自己公然的說，全部僞薪一百幾十元，大半耗在買石上，多下來一些錢，只好吃吃大餅，吃幾碗陽春麵。

維新政府僞安徽教育廳，有一個廳長叫汪逆吟龍，張逆就是他的屬下一個小科員，在某一個時期，這位僞廳長忽然爲了一件不相干的事，和倪逆道煥大打出手，張逆連帶敲破飯碗，隻身一人，跑到南京，也是他時時來往，經人介紹，竟會得了梁逆鴻志的青睞，派他擔任僞行政院院長辦公室裏的秘書等茶房，每入等梁逆道收信件，整理整理辦公桌，他帶上一副少年老成的面具，把梁逆騙得信以爲真，一天一天重用起來，造反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大漢好要鉅營差事，常去走他的門路，恰如京戲裏的說話，「老楊喜在那裏呢？還是怒在那裏呢？」只要一問張逆，就可以知道，用作進行的張本了。

汪逆還都，他已經爬到僞簡任的官階，眼看梁逆鴻志日趨沒落，非另走汪逆的門路不可，虧他想得周密，嘔盡心血，把汪逆的文章，編成一部專輯，化上一筆本錢，刊行出來，恭恭敬敬，附了一封信，送上雙照相去，這一砲果然給他放響了，汪逆回憶諷刺揮政王人獄時候，確有張逆所說他的父親

這樣一個人，飲水思源，知恩必報，立刻傳令下來，定期在雙照樓歡宴佳賓，當張逆接到請帖，認爲是出嫁胎第一次的遭逢，薰香沐浴，前去赴宴，據他事後告訴人說，那晚的陪客，只有陳逆羣，別無他人，主賓三人，都是嗜酒如命的酒鬼，酒逢知己千杯少，何況還是領袖賞賜的，結果，喝得酩酊大醉，回去連路都不會走了。

經過這一次的籠召，張逆益發抖得不知所云，成大向着入着人，舊朋友都不屑一顧，拚命在夫子廟買舊書，收集關於汪逆的詩文，大出其專藉，僞府漢奸，開始對他注意，尊他爲考據專家，有時要做汪逆的文章，非求教他不可，他得新忘舊，把梁逆鴻志看得一文不值，背主求榮，人格的低鄙無恥，可以想見，僞行政院的小嘍囉，在他任汪逆省做僞教育廳之後，個個恨他如切齒，說漢奸裏面表面裝逆學，實際陰險狠毒，除了張逆，找不出第二個。

以這樣一個連向深教育都沒有受過的人，去當一省教育的命官，叫他如何幹得好，他還不是在一「媚上」兩個字上用功夫，騙了老百姓許多血汗錢，汪逆在徐州造了一個圖書館，在他任內，開的笑話，也多得層出不窮，聽說連公事都批不上來，最近有人從北京來，告訴我們，時常在街上看見他，

這樣一個無恥的文化大漢奸，希望政府不要放鬆他 才好。

鐵臂膊蔡福——鍾任壽

△廣東人歟？台灣人歟？ △國籍都不明的漢奸

臂膊生成是肉的，決沒有鐵的，爲何水滸真的蔡福，綽號叫鐵臂膊，那時北京土居的人氏，因爲他手段高強，才這樣稱呼他，鍾逆任壽在僞府，非但手段和蔡福一樣高強，而且還有一條鐵硬的臂膊支持他，宜乎他無往不利，結果從一個小小編審做起竟混進汪記公館裏面去，鍾逆一生，可以說是最懂得做人的一個漢奸，無論大大小小的漢奸，都被他騙得死心塌地，認爲他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其實不然，要是仔細研究他骨子裏的玩意兒，他簡直可算得是一個大渾蛋，不近情理，眼光勢利，賣友求榮，都是他幹的拿手好戲。

鍾逆任壽，在僞府地位，其重要性，不亞於周逆降庠，他也是有一個有名的日本通，與周逆並稱僞府二傑，最奇怪的一件事，他和湯逆良禮一樣，不會說中國話，勉強說兩句，也說得不好，漢奸羣裏一致認爲他是台灣人，化名隱藉，到漢奸圈裏來投機的，他自己承認是廣東客家人，究竟他是台灣人或廣東人，至今還是一個啞謎，他的出身和來歷，任何人都不知細底，只曉得維新政府時代，他拿了一封原田熊吉的介紹信，去見梁逆鴻志，梁逆看見他連中國話都說不清楚，並沒有重用他，但爲敷衍

原田的面子，把鍾逆派到僞宣傳局，當了一個起碼的科員，每月祇拿一百八十塊錢的薪水。

他這個人，的確有心胸，有志氣，大概深深體會到孔老夫子那句「大智若愚」的古訓，成天不響，在辦公室裏枯坐，待時而動，畢竟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給他找到機會，一躍而爲梁逆手下的秘書，這一來，鍾逆好像變過一個人，向來悶聲不響，忽然變成口若懸河，不到幾天，維新政府，盡是他的局面，差不多南京的日本高級官吏幾乎全都曉得他，譽爲維新政府說日本話說得最好的一個人

，他的確是一個標準的漢奸，中國人和他交朋友，他完全採用「虛與委蛇」敷衍的態度，對人雖然和氣，內心含蓄，比刀劍還毒，有人誇讚他如何忠厚，真是看走了眼，當汪逆在上海號召和平運動，南京有一個朋友，替他在林逆柏生面前做了不少工作，後來他發跡了，這位朋友到蚌埠找他四五次，化了幾百萬偽幣的旅費，結果給他揮之門外，從這一些上面，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實足的勢利小人。

林逆柏生到南京之後，鍾逆因為朋友聯絡工夫，替他做得到加，飯碗居然保牢，他利用在日本人方面兜得轉，不到幾天，竟得到林逆的信任，同時老太婆也看中了他，於是這個國籍都不明大漢奸，更加耀武揚威起來，今天跟汪逆飛到東京，明天和老太婆飛到廣東，儼然和周逆降庠分庭抗禮，身兼職務，多得不能枚舉，無怪他在飽暖思淫慾的環境當中，常到日本妓院裏去胡鬧（鍾逆担任職務最

大的，有以下幾個，一，偽行政院合作事業委員會秘書長，二，青少年團副總監，三，偽宣傳部參事，四，遠東劇團團長）。

偽安徽省長換了林逆柏生，他當然不離左右，跟過去當建設廳長，做得像做不像，我們不必說，只曉得蚌埠商人看見他就頭痛，和他談話，必須帶兩種翻譯，不是一枝筆，就是一個會說日本話的人，這種奇怪現象，讀者定認為是破天荒，我們決不憑空捏造，完全是蚌埠商人嘗過他那種滋味說出來的，他平常還有一樣最無恥的行爲，狂捧日本鬼，公開的亂捧，當他聽到日本在南洋失利的消息，會當着人流下淚來，所以人們愈相信他是台灣藉了。勝利的前夕，這位鐵臂膊正在蕪湖當偽行政的督察專員，第二天他就逃之夭夭，不知所終，像他這種人，最容易漏網，因為他可以搖身一變，去做他的台灣人。

鬼臉兒杜興——孫育才

△天下竟會有這樣一個無恥的東西

我們讀水滸的時候，看見施耐庵形容鬼臉兒杜興那副醜陋不堪的尊容，再仔細想一想孫逆育才

的相貌，真是天衣無縫，一古一今，大可配成一對，孫逆在偽府裏，做的漢奸工作，道地非常，穢行之多，恐怕讀者未必相信，天下竟會有這樣一個無恥東西，水滸寫杜興，雖然生得醜陋不堪，但是還有「爲人恩怨分明」可取的地方，孫逆却完全相反，只要一件事，能討好日本鬼子，或是發財，他不擇任何手段，都幹得出來，漢奸羣裏，對於這位寶貝，也攻擊得他體無完膚，好在他天生一張厚臉皮，你們越罵，我越玩得高興，老爺神通廣大，妖魔鬼怪，其奈我何！

孫逆育才的歷史，出身低賤，差不多已盡人皆知，我們不必多費筆墨，汪逆在上海提倡和平運動的時候，他在上海，已經在過癮豆芽的生活，恰巧他的老朋友陳逆濟成，那時混進了和平陣營的圈子，他覷着發財的機會來了，每天川流不息往陳家跑，最初的希望，小得真可憐，只要陳逆給他一個喫飯的地方，甚至牽馬垂鐙的差使，他都願幹，陳逆經不起他老臉厚皮，天天釘牢黃包車，無法可想，派了他一個文書的職務，這樣一來，給他抓到機會，豈肯輕易放過，加以他爲人本來有些小聰明，成天在陳逆面前陪小心，卑躬屈膝，世上本來是千穿萬穿，惟有馬皮不穿，陳逆經他拍得胡裏胡塗，竟把他當着心腹人起來，當陳逆在南京就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發表他爲主任秘書，他居然也以是陳逆的靈魂自居。

他臉皮生得倒還白淨，但是右頰下面，凹了一部份下去，遠看好像少長一塊肉，這一來，把他端端正正的五官，恰如搬了一個位置，除開這種醜狀

以外，還有他臉上已經枯癯無肉，完全靠一層表皮包着，照相書上說，皮包骨的人，是最陰險，最卑鄙的象徵，所以陳逆合他反目以後，告訴人家，拿孫逆的長樣來說，命理已經註定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壞蛋，南京的大漢奸，只要一提起他，都不住搖頭，歎息陳逆到那裏去覓來的這一件活寶，聽說有一次偽府舉行行政院會議，陳逆因公在滬，由孫逆代表出席，汪逆一見之後，大發雷霆，當面給他一次下不來，孫逆觸了這麼大的霉頭，還高興得很，因爲報上可以看見他的大名了。

一天一天光陰過去，他開始對於陳逆濟成表示厭倦，要想發跡，只得和他分道揚鏢，第一步投入丁逆默邨帳下，當了一名清客，丁逆的左右的飯碗盡是賣命換來的，豈容一個毫無關係的人來搶奪，他鬼混了幾個月，又感覺此地終非容身之所，趕快大動腦筋，在女人方面打主意，好在他有的是老婆和小姨子，出賣一下也不妨，俗語說得好，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恰巧陳逆羣的私宅，

和他的家衡宇相望，他曉得陳逆是色中餓鬼，天天叫小姨子在洋台上搔首弄姿，大打其無線電，這二幕醜劇，真像百齡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不到幾天，孫逆嬌滴滴的小姨子，已經睡在陳逆的懷裏了，陳逆發表偽江蘇省長，竟把最肥美封鎖管理處處長的缺，送給孫逆，作爲投攬報李的酬勞。

他在蘇州一年，聲名狼藉，大有人聞其名，皆掩鼻而過之的神氣，陳逆常常把他叫到公館，請他吃特別大菜，他還是我行我素，又把老婆送給蘇州日本聯絡部長金子大佐，靠山越來越硬，那把這位黑旋風省長擺在心上，後來陳逆遷調，大家都以孫逆決無蟬聯希望，那裏曉得，名單發表出來，竟榮任了逆手下的偽建設廳長、老婆陪鬼子睡交的魔力，可算偉大到了極點，聽說任逆到任後，時常不給他好嘴臉看，常常着人前訓斥他，他還是若無其事。

，照樣夾了一個大皮包，在任逆鞍前馬後，跟進跟出。

有人問他做官，爲什麼發跡得這樣快，他發表一篇荒乎其唐的怪話，他說，「譬如來了一位麻臉小姐，當面恭維她，小姐美麗極了，臉上這幾點，正如陳燕燕的痣一樣，益增其俏；假如缺了這幾點，我以爲決不能如現在這樣美麗。麻臉小姐初聽之下，以爲是諷刺她，心中大不樂意。下次，你再這樣的對她說，她有些動搖了。回去，拿鏡子左照右照，心想不錯，假如沒有這幾點，恐怕沒有這樣好看。再下次，再這樣對她說，小姐心裏改變了，以爲天下都是瞎子，只有某人的確有目光，真是平生知己。好了，言盡於此，對於上司，就和對付麻面小姐一樣」。

沒面目焦挺——陳大悲

△死了連棺材都撈不到睡

焦挺外號沒面目，是個彪形大漢性情亢爽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着，他在水滸裏面，地位小得可憐，陳逆大悲，在偽府裏遭過的情形，正和焦挺在梁山一個樣兒，他的形狀和性情，也和焦

挺完全相像，他參加僑組織，雖然靠他自命一手的絕活，但是始終沒有紅過，堂堂的大編審，帶領着一副亂七八糟唱文明戲的班底，像走江湖一樣到各碼頭去流浪，高喊着和平反共建國的口號，替林逆柏生出死力，林逆手下那般廣東傢伙，籬笆築得比籬桶還緊，豈容外人鑽得進去，陳逆白費了許多氣力，得不到一些好處，環境又一天一天惡劣起來，真應了一句俗話，做漢奸做得冤透冤透，有何顏面，去見江東父老，一氣就跑到漢口，就在那裏，因窮得不可開交，送掉一條性命。

三十年前，上海話劇正在萌芽時代，有一個組織叫春柳社，陳逆大悲，就是其中台柱之一，他和我曾注優遊鄭正秋齊名，除了演戲之外，還能寫劇本，他出身於蘇州東吳大學，從小就喜歡研究戲劇，凡是歐美各國的戲劇的書籍，無不涉獵，學問日有進境，所以他脫離學校後，就從事幹戲劇的生活，初出茅廬，在那時劇壇圈內，着實享了一個短時期的盛名，到後來竟越弄越精，每況愈下，在七七事變那一年，他已經沒落到大大世界游藝場唱文明戲，演的純粹是低級趣味的戲，公子落難中狀元，小姐花園私定終身，是他的拿手傑作，他飾演的，是女人，當時確風魔不少不二不三穿短打的看客。

林逆柏生，率領着大批嘍囉，殺奔南京，隊伍當中，竟發現也有陳逆在內，他面目已經相當憔悴，爲了生活，爲了孩子，不得不老着脸認賊作父，他的介紹人，聽說是林逆的親信，一個姓明的雲南人，人林逆瞧在「陳大悲」三個字上，破例賞給他一個簡任編審偽職的頭銜，並且把特種宣傳司下面一

個戲劇科叫他負責主持，當時日本新聞記者，還着實忙亂一陣，在訪問他之後，替他寫一篇特寫題名「中國的劇人，西施的作家」，將陳逆捧上三十三天，一羣廣東小孩子，排外心吃醋心最重，怕陳逆走紅了，爬到他們頭上去拉屎，立刻相約下了一道排擠他的命令，一呼百諾，陳逆成天如坐針氈，還是鍾逆任壽，比較忠厚老實，看不慣這批小孩子的胡鬧，想法替陳逆在林逆那裏，討了一份差使，就是一個不倫不類純粹爲日本鬼子作宣傳的遠東劇團，叫陳逆担任副團長。

遠東劇團的團長，是鍾逆任壽，他連中國話都說不清楚，叫他如何領導，少不得請教陳逆一手包辦，內行做內行的事，自然是再容易沒有，他在三天之中，立刻把這個劇團成立起來，搜集了二三十個落伍的男女演員，自編自導的玩起來，演的劇本，不外乎什麼大東亞共榮圈呀，建設東亞新秩序呀，內容實足是標準漢奸宣傳，他在這上面，到可以措些油，貼補貼補家用，起初這個劇團，僅僅限於

在南京上演，他爲自己打主意，索興把他搬到外埠去，像京戲名角跑碼頭打野雞的方式行之，美其名爲流動劇團，杭州，蘇州，蚌埠，跑了幾個月，成績的好壞，姑且不論，他單靠造假報銷，就平空發了一柱財喜，不知誰把這個消息，傳到林逆耳鼓裏，大老板一怒之下，請他滾蛋大吉。

陳逆失業了，家裏壓迫，幾至斷炊，老婆一大堆，兒子女兒一大堆，伸出手向他要吃，他既然發國難財的本領，又別無進階的機會，只好帶了二個老婆遠走高飛，跑口漢口去，在那邊東碰西碰，終於在碰不出什麼花頭之下，窮死在漢口，死後連棺材都不着槓，當漢奸如此下場，可謂慘極。

轟天雷凌振——宋復

△漢奸羣屎屁直流

△老百姓尋死上吊

水滸裏的凌振，外號轟天雷，是宋朝天下第一個砲手，善造大砲，能打去十四五里遠近，大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爲梁山泊專造大小砲頭領，僞府宋逆也是以製造大砲馳名，尤其在浙東一帶，盡人皆知，甯波老百姓受他的荼毒最深，至今甬人在談話中提起他，還有些「談虎色變」的神氣，不過宋逆設造的大砲，並不是上火線交鋒有火藥氣味的玩意兒，完全是形容他的脾氣，一天到晚，張開一張嘴，亂放大砲，和打雷的一樣響，一般大大小小的漢奸，都被他打得卸甲丟盔，屎屁直流，老百姓更被他打得焦頭爛額，比上吊尋死還要難受。

讀者還記得十幾年前，上海電影界裏有一個小脚明星王漢倫嗎？有一次他在杭州，和他寶貝丈夫浙東名士王季歡鬧離婚，當時曾經轟動整個西子湖，王季歡請的律師，就是這位大漢奸宋逆復，宋字容三，浙江長興，在那時是一個起碼的角色，因爲

辦了這一件時髦案子，他的大名，才開始在杭州社會上活躍起來，不過和張逆韜，陳逆秉鈞，沈逆爾喬地位比較起來，還相差得很遠很遠，事變後，他一度躲在莫千山賦閒，經不起鈔票的誘惑，也就不顧名節，毅然下山，投身入夥，那時他的同鄉孫逆

棟三，正任僞省府民政廳長，加以宋逆又捐了一塊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士的招牌，於是他很輕而易舉的，就獲得杭縣僞首席縣長的缺，幹了幾個月，居然撈摸到好多錢，可惜好夢不長，維新草寇的江山，給汪逆奪去，宋逆感到杭州是一個死碼頭，不容易發跡，不如遷地爲良，攜兒帶女搬到南京去。

張逆韜，就任僞最高法院院長，正當無處搜羅班底，故人不遠千里而來，其樂也融融，立刻委他爲書記官長，他平空由「荐任」的官階，一升而到「簡任」其得意可知，但是僞最高法院又是一個閒空的機關不配他的胃口，他抱着騎馬找馬的宗旨，每天敷衍而已，空下來就往夫子廟跑，吃酒，嫖女人，把杭州刮來的個臭錢，化得一乾一淨，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朋友沈逆爾喬，發表僞浙東行政長官，請他去任僞公署的秘書長，從此他立刻交進了好運，又離了南京，趕到寧波，就在那裏，變過一副面目，胡作非爲起來。

沈逆一向是好好先生著名，濕乾麵捏在手裏，放都放不掉，左右向他苦陳罷免宋逆的人，每天都好幾起，他還是抱着「我不負宋復，宋復決不負我」的信條，因循敷衍，造成宋逆胆子一天大一天，無時無刻不在那裏用轟雷擊頂的方法對付沈逆，讀者看過京戲逍遙津曹操對付漢獻帝的樣兒嗎？那

就是替沈宋二人在寫照，宋逆跋扈的程度，恐怕還駕曹操而上之，他可以隨便自由自主辦一件事，最妙的是公然和沈逆分清鄉的地盤，在寧波設立一個清鄉督察專員公署，由他自認專員，沈逆要是不答應，頂頭砲轟得受不住，還是日本鬼子講些面子，寧波並不清鄉，要這專員何用，硬逼他取消，可憐他只過了幾天的專員癮，就此下台，倒霉的還不是寧波的老百姓，無形中又償付一筆巨大的開辦費。

他在寧波，真可算得上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砲，勾結腐化份子，想盡方法騙錢，常常把一種隨便什麼香烟，叫公會加上一二塊錢，說是補助他的行政費，老百姓一聽是宋大砲幹的，那一個敢說一個「不」字，雖然不敢明目的咒，背後焚香扎草人的把戲，樣樣都幹過，偏偏他毫不知悔悟，越來越狠，沈逆以堂堂行政長官資格，出門不過是雨衣小帽，衛兵一人，他僅僅一個小小僞縣長，全身披掛，刀出鞘，弓上弦，還跟着一大隊背大刀の兵士，街上警察學生，不向他行立正禮，他立刻罰他們跪在街心大打軍棍，宋逆這種萬惡行爲，恐怕寧波人至今回憶起來，還如在目前吧！

惡貫滿盈，罪不容誅，強中自有強中手，結果遇着了傳逆式說，才把他這支牛角扳掉，在寧波臨走的那一天，乘天雨的當兒，低下頭蒙着臉，悄悄

下船。但是依然給老百姓發覺，在江北岸燒了不少錫箔，代替送他的萬民傘，他到上海後，又混到羅逆君強部下當了一任偽縣長，日本沒有降伏前，他

已經在上海作寓公了，時常託人找房子，要獨資開一另銀行，從這一些上面推測，他當漢奸撈來的造孽錢，成績真是偉大得可以。

鐵叫子樂和——凌德源

△花花公子是盜賣金條犯

上海有一個紅過半天，後起的坤伶，名叫曹慧麟，他是秦淮歌女出身，就是由這位凌逆一手捧紅的，他雖然在偽府辦事，辦公時候，成天看不見他的人影兒，曹伶的香圍，是他的臨時公館，大有食於斯，宿於斯的模樣兒，凌逆生性，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標準花花公子，嫖賭吃着，無一不會，而且無一不精，短短幾年裏面，東闖窮禍，西拆爛污，害得他的姐夫楊逆揆一都不敢惹他，請他到上海做大小爺，誰知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和逸園幾隻四條腿先生，談上戀愛，飯可以不吃，狗先生地方不能不去，戀愛談了幾月，愛人用費，越付越大，窟窿貼不了，把朋友存在他名下的金條幾百根，全數盜賣，官司犯了，裝神裝病，關了許久，後來還是天良發現，向偽法院自首，現在還關在牢裏。

「潘驢鄧小閨」，這五個字，是形容人生在世，玩女人應具的要件，凌逆對於上面五種要件，除第二個「驢」字，恕我不知底細外，其他四個字，可以說給他佔全了，他是湖南人，姐姐嫁給楊逆揆一做姨太太，舅爺靠了裙帶關係，實授了偽軍事委員會少將長處長，兼管偽參謀部的會計，他是一個十足的小渾蛋，花天酒地的嗜好，無一不愛，用錢

更像潑水一樣，手面闊綽得很，夫子廟的姑娘無人，不識凌少將，姐兒愛俏，鴛兒愛鈔，曹慧麟就在這個條件下和他打得火熱，那時南京漢奸羣，有一個捧曹團，想問津染指的，像狗一般在曹後面跟了一大串，結果全體失敗，凌少將近水樓台先得月，大交其桃花運，因為這個原故，他的大名，震動白門，差不多的大漢奸，還比他不過。

他歡喜唱戲，學的是小生，時常合曹慧麟串演鴻鸞喜，他飾莫稽，曹飾金玉奴，在台上那一副賊志嘻嘻的態度，令人作嘔，他在偽軍事委員會裏面，組織了一個票房，由他領導，成天到晚唱戲，反而把正事擱在一邊，不聞不問，偶而有一些空，就溜到上海，訪問四隻腿的愛人，他的荒謬行爲，漸漸有人看不過，上奏草頭王汪大主席，楊逆接到這個地步，不能再裝聾作啞不管閒事了，天天叫到家裏去大罵，結果，給他下了一道免職的命令，凌少將無計可施，只好打道回衙，實行做嘉禾鎮守使。

楊逆調長湖北偽主席，跟屁蟲的小舅子，當然連帶跟過去，傳說他將任漢口警務處長，但是發表出來，他不過的一個吃糧不管事的偽參事老爺，楊逆曉得這位舅爺的不成器，不敢重用他，姨太太釘得雖緊，究竟是女人，只要兄弟大小有個官兒，她什麼都不管了，凌少將搖身一變而爲參事老爺，外甥點燈籠照舊狂嫖亂賭，因爲爭風吃醋，竟和偽省府秘書長蔣逆鎮東幹上，動起真刀真槍，日本鬼子看不順眼，向楊逆提出懲辦凌蔣兩逆的要求，楊逆知道老板大發雷霆，決無轉圜餘地，就立刻下一道命令。請這兩個寶貝，雙雙渾蛋，兩敗俱傷，蔣逆揮淚離了漢口，凌逆受了他姐姐的委托，

到上海辦漢口中江銀行的分行。

「無官身一輕，跑狗當生意經，」凌逆到了上海，就在上面這一句話上，胡裏胡塗過日子，那時曹慧麟在上海已經發跡竄起來，有人問起他的舊話，他總是搖搖頭，叫人不要提，還是研究跑狗吧，他風雨無阻的往狗場鑽，鈔票也成千成萬，往狗場送，那時他和陶逆字潔二個人，每天分佔跑狗場的佳賓座上，趾高氣揚，買票員茶房，只要看見這兩位大漢奸一到，馬皮窮拍，衣食父母，焉能放鬆，凌逆銜命辦的中江銀行，大概也送給四隻腿，而關門大吉。

他在上海，無聲無臭有許多時候，沒有他的消息，忽然當時有一張偽小報「海報」上面登了一段極顯要大字的新聞，說凌逆把朋友寄存在他銀行裏的金條一百數十根盜賣用去，他是聰明人，知道東窗事發，少不得要吃官司，虧他想得出，馬上裝病入醫院，當偽探警去拘捕他的時候，此公已經安穩穩的睡在白色病牀上了，他看見第一步計劃已售，立了開始第二步的陰謀。派了若干能說善辯的人，在外面倒處宣傳，凌德源病很重呢？還不出錢，逼死他也無益，聽說他姊姊已經答應替他還錢了，這幾句話，真比龍虎山張天師的靈符還靈，債權人會一五一十，移鑾就教，一窩風跑到醫院

裏去安慰他，並且向偽法院請法和解，但是偽法院

不答應，結果依然把他從醫院裏，送在監牢裏去。

活閻婆王定六——秦墨晒

△老狐狸 大黑魚 新聞漢奸第一名

活閻婆這個綽號，又是一個奇怪而令人莫名其妙的名字，照字面上三個字看上去，活像一對黑白無常，站在面前，冷森森可怕，何況他還是一個最劣的地劣星，我們翻開水滸第六十四回，上面記載他不過是一家酒店的老板，他所有的特點，不過是「走跳此快」四個大字，秦逆墨晒，在偽府的罪行，脾氣惡劣，恐怕還駕陳逆彬齋這般人而上之，他是新聞漢奸中可以列為第一名黑單的人物，為人陰險到萬分，眼睛當中只有日本鬼子，天天在那裏鉤心鬪角，出賣祖國，其實這種人，他早已賣身投靠，不是中國人，現在就是把他千刀萬剮，也不為過。

南京城裏的人，不單是漢奸，連老百姓都曉得林逆柏生手下，有這麼一個「墨老」，光光的頭，圓圓的臉，年紀差不多六十歲，嘴裏自朝至晚，總是銜着一個烟斗，成天一口南潯官話，見人就背他當年在申報當記者的成績，自己說話，自己答應，說一句話，鼻子起碼哼上四五聲，這就是秦逆墨晒的縮影，他是一個老狐狸，狡猾到極頂，人人都認得透他的惡劣和虛飾，他還不知道歛跡，以為漢奸在恭維他，叫他墨老，林逆柏生，心裏嘴裏說不出，常常告訴他的左右，你們要是沒有看見過中國的大壞蛋，只要看秦墨晒就行了。

他參加漢奸陣營，據他自我宣傳，是由梁逆鴻志禮聘上山的，他担任的名義，和趙逆叔雍一樣，也是「最高顧問」，維新記主角，對宣傳全本外行，秦逆入了夥，當然惟我獨尊，他最得意的打跑戲，就是替梁逆設立了一個宣傳局，他拿最高顧問的資格，躲在幕後做太上皇，每天一跳一繡，亂打壞主意，恰巧那時昂報的老板余逆大雄，也在梁逆帳下，兩人旗鼓相當，暗鬥甚烈，後來余逆死於斧下，維新記宣傳的局面，盡入於他的掌握，他怕性命危險，在梁逆面前，天花亂墜，大獻殷勤，騙得一筆巨款，一溜烟溜到南京，維新記還沒有在南京開張

，他已經掛起南京新報的招牌，自說自話的當起總經理，爲要在主子面前報銷起見，還兼辦了一個新聞訓練學校。

秦逆這個人，儘管無惡不作，他還是振振有辭，頭頭是道的玩出他一大篇應該做的大道理，挑撥離間，也是他唯一的大本領，見人說人話，見鬼話鬼話，是漢奸羣裏一尾大黑魚，水本來是不清潔，有他在內，更攪得一團糟，渾而又渾，他對日本人，確乎恭順得比孝順爹娘還利害，只要看見他那種卑躬屈膝的醜態，可以推及其他，全南京的日本人，沒有一個不認識這位「黑老」，天天東請他吃飯，西請他喝東洋酒，喝醉了，原形畢露，大嫖而特嫖，錢來得容易，用掉一些也不妨，讀者不要看不起這個老騷貨，當了幾年漢奸，小房子多得不可勝計，南京北京，都置了極富麗的別墅。

新聞公司，統制政策，僞中央社開幕，都是他

一手包辦，和日本人揭鬼搗出來的把戲，林逆柏生門法門不過他，常常很可憐的說，我這個宣傳部長，讓秦墨晒來做罷，他有一個通天本領，凡是僞府的顯要，都和他熱絡得非凡，林逆幾次三番想動他的手，鷄蛋碰石頭，反爲所乘，還是後來趙逆叔雍登台，不和他談正經，向他要鈔票，老奸巨滑的人，算盤珠一撥，有些背不上，用出敷衍的工夫和趙逆延宕，暗中把整個報館的財產，搜刮得乾乾淨淨，給他來了一個不別而行。

秦逆逃匿的地方，任何人都知道在北京，因爲他平常每一月要到北京去一次，他有一二房姨太太住在那裏，勝利後，政府對於這個一代大新聞漢奸，非常注意，可是他狡猾得很，得不到線索，頃據一月六日新聞報載，他在北京剃度爲僧，給寺僧看破，報告當局，終於落網，我們靜待國法審問他，看這條大黑魚，還有何話說？

飛天大聖李衰——馮節

△黑灰頭享盡人間豔福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看上去絲毫沒有出息的馮介如，（馮節字）竟有這樣本領，出人意外的

發跡，真可稱得上「飛天大聖」而無愧色，連挑他發跡的林逆柏生，都有同樣的感覺，向人說馮介如的額角，真是亮得可以，憑良心而論，馮逆當漢奸，實在當得太夠本了，比不得有些人背了一世罵名，還落得奸囊盡，一貧如洗，俗語道得好，人要走運，鬼都擋不住他，這個黑炭頭，除了大發其財外，還享盡人間豔福，過了二年的精麗生活，咸天在溫柔鄉裏做甜蜜的夢，自有那些不要臉的電影女演員，送給他隨便宜貨。

馮逆節，是林逆柏生夾袋紅之一，當汪記政府成立，偽宣傳部分配職務的時候，馮逆目的在次長，結果落空，小事不願幹，大有拂袖而去的模樣，急得林逆向他說了許多好話，才把黑炭頭那股火氣撤下去，一面作好作歹，在岑逆德廣主持的偽振務委員會裏替他插上一個常務委員的位置。常委等於各部次長，馮逆面子爭回來，當然樂於接受，但是偽振務會是獨裁性質，幾個常委除每月開會以外，餘下來的時候，大可以家納福，岑逆瞧在林先生份上，又多賞他一份差事，兼任蘇州分會的常委，這樣一來，他可以南京蘇州兩面跑跑，免得閒出病來，老板待伙計，真是無微不至。

偽宣傳部召集一次擴大宣傳會議，提案中有好幾件關於設立「新聞人員講習所」的議案，大會議決後，馮逆自告奮勇，就討了這份職務，連夜加開快車，造預算擬計劃，僅僅幾天，就把這個機構樹立起來，他自兼教育長，所長一職，當然屬之於林逆，執教鞭本來是他在廣東過慣的生活，舊調重彈

，當然得心應手，成績幹得相當不錯，恰巧那時，偽宣傳部把上海電影宣傳事業，從日本鬼子那裏爭回來，需要一員上將，到上海坐鎮，林逆覺得手下的嘆囉，氣魄能力都不大够，比較還是黑炭頭，當時號令一出，馮逆辭去偽振委會的常務委員，和宣傳人員講習所的教育長，到上海榮膺中華電影公司的總經理，以張善琨那樣一個很人，還只是做了他的副手。

飛天大聖不勞而獲這個金飯碗，漢奸個個人都羨慕他，目的還不是在大批妖形怪狀的女明星，黑炭頭一到上海，人也漂亮起來，頭髮梳得溜光，雪花膏搽得像牆一般厚，其居心不良，可以想見，聽說在他就職第二天，有一個自稱美麗肉感的女明星，移樽就教，跑到他住的華懋飯店，溫存了一夜，從此黑炭頭，就天天被女人包圍，樂不思蜀，大有南面王不易的氣概，他中國女人玩得不够，還遠涉重洋到日本去嚐洋味，東京電影圈等他到達之日，開盛會歡迎他，並且派了大批女明星，陪着他玩

，我們在一本電影新聞裏，看見馮逆被日本女人圍團圍住的鏡頭，他笑得連嘴都閉不攏，人間幸福，被此偷享受盡矣。

讀者還記得偽中華電影公司的股票，在三十二年的秋天，忽然從十一元的低價，暴漲到九十多元，隔不了幾天，又回跌到二十幾元，這樣鬼起鶴落，害得投機尋死上吊的人不在少數，都是他一個造

的功德，做就的一大套翻戲，一出進，給他翻進巨量的財產，從此一帆風順，花樣也層出不窮的亂翻，社會人士所熟悉的，有泰山地產鈣奶生兩種股票，他自任董事長，太太小姐口袋裏錢，得他騙去不少，勝利後；有人看見他在亞爾培路一帶，親自出馬，大收銀洋，他作何用途，不得而知，結果，終於被捕入獄了。

獨角龍鄉閩——湯良禮

△專說外國話不中不西的妙人兒

中國人不會說中國話，這到並不奇怪，因為他從小生在美國，但是林逆柏生用了這一件寶貨，獨擋一面，任偽府國際宣傳局長不算外，還兼了一個偽宣傳部的政務次長，那纔是笑話奇談，他那一副洋人派頭，手下一批漢奸，實在無法應付，連茶房整天都在（Yes or no）裏面過日子，碰着他不高興的時候，還要被他「丹姆福露」大罵一頓，此公在偽府裏獨樹一幟，所以我們拿他比做獨角龍，好像一隻突起的角在偽府裏游來游去，他有一個特別嗜好，喜歡打麻將，大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怪癖，他這種嗜好，正和施耐菴描摹獨角龍那闖賭如命一模一樣。

汪逆政府在南京成立，林逆柏生身旁，常有一個高高個兒，西裝革履，派頭十足的人跟着，有人上去和他交際，他必定第一句開口就是英文，「你能說英文嗎？」（Can you speak English）往往弄

得想和他談天的人，措手不及，莫名其妙，在他有自知之明，曉得這個局面中，「英文」之路不通，落得學黑旋風在酒店裝啞吧的故事，緘口不言，悶聲不響，但是外界發現這位奇怪的人兒，都爭先的

想打聽出他的底細，何況有什宴會麼，他居的地位，僅次於林逆，後來經人揭曉出來，此馬來頭大得可以，是一個身兼數要職的漢奸要人。

他到南京，完全是汪逆重金禮聘，但是偽府揭幕，此公雖懷一身絕技，依然無事可做，汪逆因人而事，和林商量，巧立名目，給他來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機構，就是國際宣傳局，同時又叫他充任偽宣傳部的政務次長，無非看中他那副派頭，可以擺擺樣子，另一方面偽外交部長徐良，也看中了他，又發表他任駐美大使，於是在局長次長大使三樣官兒的威風當中，成天把這不中不西的妙人兒，忙得連拉屎吃飯的功夫都沒有。

國際宣傳局，設在馮官傳部的最上一層樓，全部職員，為應事實需要，都是林逆在部下挑選出喝過外國墨水的頭兒腦兒，給湯逆便於呼喚，可是這批嘍囉，時常向林逆請求辭職，因為成天說外國話不算，還有一件最麻煩而又滑稽的差使，使他們無法應付，每一件公事，要經過六次手續，恐怕讀者也要拍案驚奇，認為創聞吧，譬如日本鬼子來了一件公文，原文是日文，就要先譯成中英文兩份，英文呈閱，中文留底，經過湯逆批閱後，又要從英文譯成日文，日文送出，中文歸檔，這樣一來，部不要要經過六次手續是什麼？他還歡喜發脾氣，部

下時當被他罵得狗血噴頭，他不怪自己，反怪人家不懂他的話，記得他有一次為叫茶房喊刺頭司務，茶房買了一塊牛油回來，給他一拳，把人家門牙都打去兩個，血淋淋淌個不止，他還餘怒不息，「丹嚙福露」的亂罵一陣。

我整天沒有生意做，(I have no business all the day)。他坐在麻將桌上，當當這樣告訴人家，這句話雖然有些近於牢騷，但是一些都不假，他除了偶而有幾個德國俄國藉的記者去和他糾纏外，門庭冷落，生意清淡，但是每月領的許多薪金，總要想法做些事才行，於是他開始和上海幾家英文報聯絡，當川供給偽府的新聞，自己有時抽空，來上幾篇毫無苗頭的論文，這樣一來，總算給出錢的人，有了一個交代。

他每天的日常功課，好像是刻板文章，上午亂打長途電話，探聽上海標金的市面，下午躲在福昌飯店睡覺，五點鐘以後，就坐在麻將桌上過和鴉片烟一樣的癮，當他和了一付滿貫，必定拍手大笑，富而好施的不住口喊，(Fuli House 中文和勒子之意)他打牌還不歡喜中國的老法麻將，一定要「無奇不有」加上百搭才够味，聽說這位先生，在一條龍一般高裏面，給哄着他玩的嘍囉，騙去不少的錢。

獨火星孔亮——孔憲鏗

△醇酒婦人孔博士良計騙娘舅

孔逆憲鏗，在偽府裏的地位，第一期維新記時候，是梁逆的發言人，等於林逆柏生和汪逆精衛一樣，汪託政府成立，給林逆一悶棍，打得遍體鱗傷，完事大吉，日本鬼抱他的腰，總算林逆還顧面子，賞了他一個偽經濟委員會委員的銜頭，坐吃乾俸；此公生就一副孤鬼脾氣，無論幹什麼事，都喜歡單放單溜，辦公也是這樣，獨斷獨行，自以為是，往往一樁很好的事，結果給他弄得一場糊塗，他年紀很青，西裝畢挺，偏生不學好，和烟霞亂交朋友，也是洞中之仙，成天躺在牀上吹，要

是沒有陳逆羣拉他，至多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小漢奸而已。

重慶來的人，不要說在勝利後的上海出足鋒頭，連漢奸羣裏，只要佔了一些重慶來的氣味，大家好像具了另外有一種眼光，拚命的捧，這是重慶脫出的志士啊！孔逆當漢奸就有這一副派頭維新記成立後，孔逆在陳羣那裏，當了一個起碼參事，要是沒有這位老板拉他一把，恐怕至今還在喝西北風過日子，因為每月賺的幾個死薪水，給他在那支洞簫裏吹得全部沙蟹，他是廣東人，字琴石，自稱從重慶回到上海，醉心和平，毅然參加，連蔣作賓內政部的首席參事都不願意幹，不遠萬里而來了却這樁偉大志願，他這一套帶牛皮色彩的自我宣傳，漢奸圈內也沒有人理會他，鴉片烟槍看見計劃失敗，於

是另闢途徑，天天上陳羣那裏去嘍咕，希望得一個獨擋一面的實缺方不負他從重慶來的這一番苦心。皇天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來了，日本鬼子提議開一個什麼擁護中央偽政權的民衆代表大會，他代表陳逆當選了這個會的議長，每天呼足鴉片，努力向前幹，居然辦理得頭頭是道，博得日本鬼子的賞識，恰巧那時梁逆手下的宣傳局長劉驥業地位不穩，正在風雨飄搖之中，他經幾個狐羣狗黨的慫恿，開始對準這條路線進攻，第一條路，當然向陳逆處百般苦求，陳逆也曉得他洞中支出浩大，答應了他，劉驥業的局長，就在他暗中活動之下，不知不覺的給他搶去，當他就職的那一天，報上尊他爲孔

博士，說他在法比兩國留學的時候，是中國國際問題專家，著作甚富，拆穿他西洋鏡的人說，孔逆的履歷，十九都是屬於偽造，好在維新記盡是這類傢伙，將身比自己，決沒有人去露他的馬脚。

孔博士袍勿登場，一仍照貫抱着獨幹心思，閉起房門，替偽府宣傳，所以人家笑他洞裏吹吹，嘴裏吹吹，就是維新記宣傳的兩大特色，他也明知幹宣傳不拍日本鬼子的馬皮，絕對不行，因為宣傳費支付大權，不在梁逆手中，而在一個起碼的報道部班長身上，他於是大動腦筋，派了一個能說日本話的標準漢奸鍾逆任壽，代他打頭陣，早上去請安，晚上用醇酒婦女的策略去麻醉這批小郎舅，把他們成天灌得醉薰薰，嫖得樂陶陶，接一連二的宣傳費支付通知，不費吹灰之力的簽出來，孔博士的銀行存款，數字一天一天增加起來，誰知好景不常，霹靂一聲，橫肚裏殺出一個程咬金林逆柏生，兩下一較量，孔博士自知不敵，唱了一齣讓徐州之後，前人讓後人，退位大吉。

林逆起初看在廣東同鄉份上，請他做了半年多的次長，後來看出這位博士並不博，滿肚盡是烏烟瘴氣，只好請他走路，博士失業了，此一時，彼一時，鈔票有了，殊無關他的痛癢，不過一個人沒有職業，究竟顏面上說不過去，惟一的辦法，祇有再

請陳逆勞駕一次，果然不出幾天，汪逆下了一道命令，特任他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博士目的已達，管他空頭名義也好，實際也好，反正是升了官，從此他就閉門謝客，專心拿他刮來幾個臭錢，大做其國白報紙的生意，晚上鴉片烟癮過足之後，一個人溜到夫子廟，實行單嫖，秦淮歌女，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這位孔博士。

編輯後記

在檢好出版物風行聲中，本書上集問世，竟獲得意外的成績，初版再版，銷售一空，更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指示我們，盛意非常感激，謹此謝辭。指下集露佈的人物，有幾個和水滸的好，希望我們用章回體的編法，把他編成小說比較有刺激引人勝，於現在給來書的信所提出意見更答覆，關於我們已經照集材料，費了許多時間，同時又要請專家寫，加以還要希望早日刊行與讀者見面，沒有充分時間，給我們寫章回體小說，希望讀者原諒。至於下集亦已在趕排中，以期於最短期內可與讀者見面，並此預告。



A541 212 0014 4465B

影迷注意

好萊塢八大影片公司一致贊助

以後每逢電影新片問世

本公司為應千萬觀眾需要起見

特刊 新片特刊 每出一版

本開二十三或本開六十

均售 | 報攤 | 書局 | 戲院

內容精彩

售價低廉

文字篇篇精彩
銅圖頁頁豐富

內容
包含
各該
新片

詳細故事
演員軼事
攝製趣聞
畫面介紹

大 同 出 版 公 司 謹 啓 電 話 九 六 七 二 七 號 上 海 南 路 七 號 樓 三 〇 四

033857

漢奸水滸傳

中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二月 出版

每冊國幣二百五十元正

編輯出版南京勵志出版社

洪武路一一六號

發行：大同出版公司

南京路四七〇號三樓
電話九六二七七號